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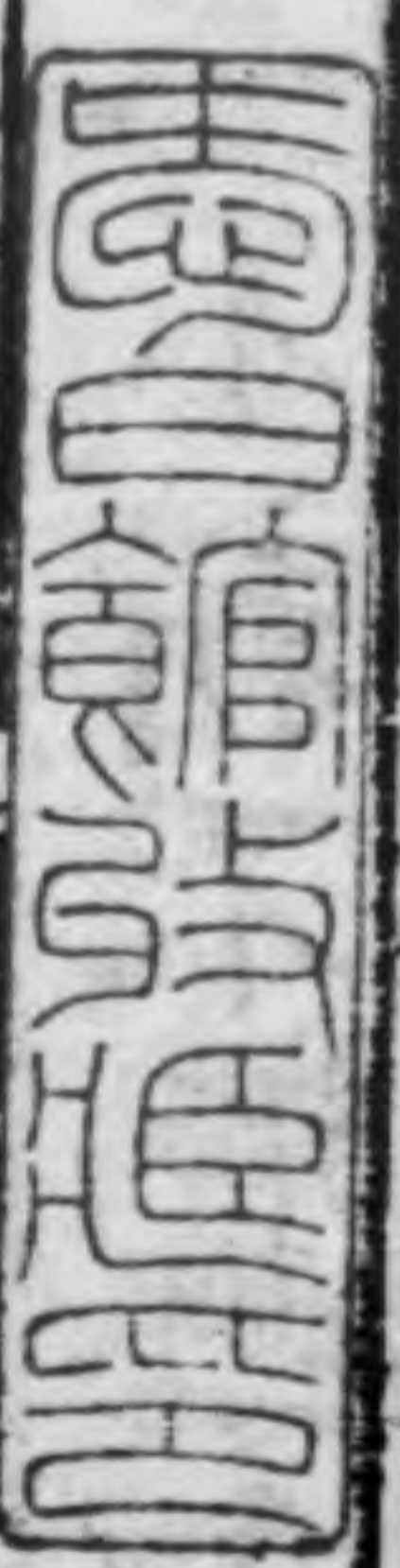
潛書 廣潛書 野記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知南城縣事健為孫甫訂刊

潛書十五篇 弁序



秦伯閑居有書十五篇憤弔世故警憲邦國遐探切喻辭不柔伏噫道未行速謗何也姑待知者而出之乎乃命曰潛書

吾民之饑不耕乎曰天下無廢田吾民之寒不蠶乎曰柔柔滿野女手盡之然則如之何其饑且寒也曰

耕不免饑蠶不得衣不耕不蠶其利自至耕不免饑
土非其有也蠶不得衣口腹奪之也鉏耰未乾喉不
甘矣新絲出盜膚不縫矣鉅產宿財之家穀陳而帛
腐傭饑之男婢寒之女所售弗過升斗尺寸嗚呼吾
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權衡乎井地立則田均田
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不耕不蠶不饑寒
者希矣

浮屠以不殺為道水飲而蔬食舉世稱其仁夫雞豚
狗彘待人而後生者也食人之粟以滋其種類一日
無人則饑而死然而天下之民所以不愛其資豢而
畜之者用於其家故也神靈之祭賓客之奉於是乎

取之今且使民無搖手於其間則何待而粒之哉吾
見其無遺種矣抑將不殺其身而務絕其類乎二者
不為也抑將奪人之食以飽無用之禽乎仁者不為
也嗚呼浮屠之仁歟止於是而已矣

善卜筮者能告人以禍福不能使禍福必至於人喜
福而怠脩則轉而之禍恒禍而思戒則易而為福若
是則龜策皆妄言故歌大寧者無驗於昏主恤危亡
者常失於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亂不言其
必治亂

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率
故形也寃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與

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極及其覺也撫其躬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苟合以希聲盜勢以驕人蓄利以封已赳赳笑呵晨作暮已從而視之犬言彘語未始有變而其人且囂然自謂賢智顯大莫與為對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沒沒遂至於死邪如其覺也當自笑之矣

左右奉養被服教戒子非尊於母也勉征繕聽誅殺民非貴於君也母以有子而尊君以有民而貴無子無民母出君滅人之於其配成之於厚禮無子而出之者不以宗廟之重私一女也天之於立君命之以

符瑞無民而滅之者不以天下之大私一人也然則恃母之尊而不能養子家之逐妻也倚君之貴而不能愛民國之喪王也苟得其心少康一旅為有民苟失其心商王億兆無民矣是故聖人簡殺而輕賦喜德而憚刑

名位不立貴賤不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名位既立貴賤既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敢問何謂也曰無名之亂統不一也有名之亂欲而爭之也古人有言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貴令而驕賤承而辱能無觀心者幾希矣是故君子位高而德脩外榮而中懼

恭儉以下人恩澤以結物為是戒也夫
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竟其末者曰為一人威天下
明其本者曰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傷四海冤叫湯
武之為臣不得以其斧鉞私於禁紂是以庸君中材
袖手入袖不敢加禍於無辜之草木意後之人其可
以放蕩之德席其上哉
虎豹之性喜噬人者也去其爪牙則可使為羊豕擾
而畜之無害矣貪暴不順小人之常心唯其逸才者
可以逞其惡於天下莽篡卓弒是皆有過人之才故
能倍同列之手使之無動才乎才有德以為功無德
以為亂官與人者宜如何問之曰無德而才猶資

以兵

周之制其仁矣乎八家九頃以足其食五畝樹桑以
為其衣媒氏以時其婚姻庠塾以賢其子弟疾瘍有
醫書積有平管微司隱王心察察嗚呼秦漢之國亦
嘗有意於是乎乃知古之天下君養民也後之天下
民自養也柰何以惡政惡吏困自養之民哉
事親以孝事君以禮聖人以是師天下也佛之法曰
必絕而親去而君剔髮而胡衣捐生以事我其獲福
不知所盡此獨何歟受親之體而不養於其側食君
之田而無一拜之謁家有叛子而族人愛之邦有傲民
而吏不肯誅以佛之主其上也紂為諸侯逋逃主而

諸侯視之佛為天子逋逃主而天子未嘗怒哀哉
有吏於人上者曰爾無為孽且伏大刑雖婦人幼子
咸信而懼矣若曰多賄予罪大不問則天子必降詔
時人將指而嚙今淳屠之言曰人死則為鬼善有美
報惡有無極苦其於訓愚蓋少附於理若繼之曰侈
我宇嚴我像衣食我徒雖弑君父亡所恤而王公大
人反朋而和之何也

犬之無事時叱則走遺骨則爭及其噬人也臨之以
箠而弗抑投之以食而弗顧愛其家不敢愛其身也
受天子祿守天子土械姦民劾情更而致之法上官
一言巨室一金則解而出之不待旦晷勢而懼懷賂

而喜安首搖尾良犬之耶

天之疾惡也常有以助之失德之君民不若是之困
也亡不若是之速也以有天為之助焉政毀於下氣
變於上君取其一天取其十賦人未空其帑而水旱
之酷已奪其稼矣刑人未潰其膚而痛瘖之行已殘
其命矣是以夫婦愁痛寇賊竊發惡之一毫怨丘山
矣此豈天之不仁歟疾其惡幸其死謂民不困則亡
不速故也嗚呼為人上者無為天之所助戒哉
襁褓者智乎冠衣者智乎謂襁褓智而冠衣僭則臧
獲必笑子之在母也遠而出閭則嗚呼不安指其父
則嘻笑而歸之其心未始不在父與母也歸然而角

冷然而語其智益多其孝益不足釋哺乳而逐醉飽
背庭闈而諂妻妾則是智者孝之賊歟昔以見養而
從親今以自養而忽之病也譬若未嘗去膝下智者
果孝之賊矣意先王之任智也亦如是乎故壯齒慙
於嬰兒賢母不願生才子

孔子之言滿天地孔子之道未嘗行蓋簋牲幣廟以
王禮食_辨其_祀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故得其
言者為富貴得其道者為_饑天悲夫

廣潛書十五篇 并序

歲辛未泰伯以潛名書後七年羈栖山巖即而廣
之復為十五篇心愈苦言愈多嗚呼其亦見險而

不能止者乎

聖人以道疆_其人乎奚其言之峻也曰否人斯有之
也人有之而不自意跳而逐諸物放蕩以溺死聖人
因其有而品節之使之堅守而弗去不然則聖人遠
天而病人其何德之有焉舉天下之事無若聖人之
道之易行也無若聖人之徒之安以榮也親我所愛
也而孝存焉長我所畏也而悌著焉夫婦莫不欲和
也而義生焉男女莫不有別也而禮成焉教子養孫
飲醵食豆以善鄉黨博友心平而體胖內明而外治
憂患以除耻辱以遠推之國放之天下莫之能逆也
已孰若是蕩蕩者乎拾小而遺大賸利而耗害神罷

於詐筋絕於爭日之樂而月之憂屢未撤席而弔位
焉吁我有之誠易行也而安榮繼之屈已以從物蓋
難能也而憂辱終之然猶世俗輕去此而適彼是不
忍再精思而咻之者衆也

受命於天子受命於人乎受命於天性善是也受命
於人從俗是也背國而從偽者謂之叛其得罪死背
天而從人者始雖得志天其不討乎

人誰無過與孔門高弟自宰我子貢將有季路或不
免於譏今茲雖有罪庶可以辭乎曰大圭嘗玷不害
其為寶也若砥礪甚粹密焉猶為石也石而缺斯棄
之矣賢者之責也備故小過孔子譏之今茲之所謂

是者折諸賢門猶有罪也今茲之所謂罪者刑戮而
未施刀鋸焉奚竊議於彼哉

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未始能無悔也彼莫不
惡其家之亂也而罔念所以啓之者妾婢寡則無怨
女婚姻時則無曠夫怨女曠夫亂由是出也欲我於
性女什於士閨門之內不見德而見色吁已則為之
而謂人已乎

得屠法其有功於茲乎何也曰天生民而胙之畝畝
其禱則手於工足於商為有益於人而後食其報不
然父母不得私其子故諸饑饉而已矣今夫間民重
其首而衣之縞所之飽煖而安肆是有功於情也古

之教者曰天道福善禍淫今夫大猾陰賊恤其謫之
及乃美僧額大佛屋謂之懺悔因施施無後色憂是
有功於惡也宣室之度非財不侈巨金丹碧庶人解或
用淫巧無所彈其繩惟宅浮屠無藝不憚窮山裂石
必致之淫巧曰富焉是有功於末作且寵奇貨也苟
去浮屠氏是便情者苦惡者懼末作窮奇貨賤是天
下不可一日而無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見聽也
嘗學斷獄乎吾為子舉其要坐獄而問之曰功爾言
之罪爾言之從而詰之曰功信矣而罪如此其大也
尺寸之功不足以贖也是其人雖欲不服何辭哉若
功不及齒牙而惟罪是詰雖滔天其人將曰我有功

而弗問而專咎予欲其無辭難矣昔之排浮屠者蓋
猶有過從非其非而弗及其是雖柳宗元尚不聽退
之况其痺者乎胡不窮之曰爾之道以慈悲普濟率
民講報應以威之使不敢放於惡其大者則曰見性
也吁亦是矣雖然爾之慈悲普濟而不以禮節之六
畜蠢動壹意是不知父子之可親而他人之可疏也
親疎不別是夷狄也爾之報應而不以信守之一財
媚佛則反禍為福是招權鬻獄汗吏事也爾之見性
而不漸諸訓典左右如其真是赤子不得成人也見
丹而丹見素而素不肯一御其心而之他事斯道則
上不得正其下下不得志其上絕其雄而逸之野鹿

焉疾子喪心焉執謂天下國家也以是窮之而弗聽者
是偶人也與偶人語尚何取其聽哉

孟子有言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雖聖人未之有
異而浮屠何真分我板此盡能泊然以循其法者也
惟人之愚父母徒惑其富厚安閑捐孺子而奴之厥
初未有知也既長而悔盍歸乎無業以衣食也不得
已而終焉其心豈異人哉是鍾梵不足以樂怨曠奈
何其欲陰陽之和也

為禮不為財先王以是鑿人耳目中下之世人不知
禮而利之圖雖在執或可以貨取故囂囂者舉疑其
上浮屠氏睨其機也又使之疑天地夫古之事上下

神祇也惟天子二王周公後諸侯雖大國弗敢及因
吾土而壇牛必在滌三月然後用齋明盛服惴惴唯
恐其不稱也今浮屠場民家而召之且贊之謂佛畫
坐誦累譯之言謂之加持吁孰謂天地之大而為一
飲食若臣僕然乎蓋疑之者漸也

善賊者必搏人之親愛而贊之攻之則并殺縱之則
幸而生孰忍以其貨故而血所愛也善賊者必誘時
之貴仕而贊之飾情以為廉借力以為勤一鈞而得
舉則負其執而馳攻之則連坐縱之則幸而免孰敢
以其民故而病貴臣也舉一人而罰則億萬人其罪
在此不在彼也戒之戒之無為賊之所贊

後之俗何其粲粲乎相高以富相矜以侈吾財之所
可貿易雖國寶必用之財之不給惟幣粧飾之不逮
人則妻妾詬其無能女子羞泣不肯并車以嫁故民
刑於爭吏禽於貪豈曰不愛身耻其不若人也正其
禮謹其禁拔其僭本而域之於三代百財千萬朽貫
而無所施設或幾乎其廉且讓也

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其大未有能從命
也夫弱於外婦強於內下上其心而世矣之制何所弗
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在者幾何是故
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必持其敵而後禮
焉則周之女前嫁商而後嫁秦乎往矣不可追來者

不可期是無地而致婦道也然則何
妄言乎

似穠矣之詩斯

仁義居乎喪禮仁義之盡也今也
焉而士大夫諱讀職教化者不以是
哀忘則已賢者無以節不肖者不勸
幾何其不錦衣而舞極也法禁怯而
右而勝焉知禮而違曰吾能不自恤
誰敢言我雖然士大夫未見其尊
啁噍之頃焉哀而不以禮是以燕
周之季樂敗矣而夷音纂之流連
者猶以為歎也又取而歌其馮辭

不諸篇蓋彬彬
病也遇哀而哀
焉吁微三尺法
不禁豪禮則左
乎知禁而犯曰
也夫燕雀必有
也送其親也
也至于今彼邪人
日之動人也多矣

而其言及牀第為中材兒曹狂舞恣泣之弗暇人道
於是愈無別矣忍人哉吾民何罪而以是壘也吁仲
尼弗復司寇矣是螻蟻不得飲血於兩觀也
法言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吾嘗策
之矣為道乎實不待率也為利乎以利輔道斯嚮道
矣誘之嚮道漢事然也察州郡辟公府句小吏賤人
或勉為善也誘之違道近事然也不求其聽而試其
言冠綬之下或屠販之器也吁人之立乎道義之門
者聞人足音蓋欣欣矣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
非其人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為民

立師也學校廢師不命于上而學者自擇焉識不至
擇不精是能言之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墨
朝華而暮戎不足恠矣嗚呼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
照之末光乎

野記二篇 并序

予居東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為世戒者作野記
二篇

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之乘馬既
數歲矣土田之腴舍牛而不獲倉廩穀粟耗于馬腹
饑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益於飽釜噫今之絕故
賤而友新勢忽講習而嚮奔走有不病其田而空其

救粟者乎

春陽既作草之百名生於穹陵於池澤於不迹之地
霧雨所盪風氣所弄苗堅蔓驕生理自若舍是而入
田畝者則根與稻爭潤葉與粟誇賤角長等碧疑過
者之目農人之父病其為稼害也掘而去之不遺種
火變水腐狼藉道側願為糞土蕪弗可得矣噫安爾
類計爾材不自齒於嘉穀則奚禍之來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慶曆民言二十篇 并序

慶曆三年屏居里中自念生而宦學其秉心也勞
其慮事也多既不克進且為編戶以死終無一言
其何補於世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故為慶
曆民言凡三十篇

開諱	滿亂	審姦	防蔽	效實	慮永
謹聽	辯儒	廣意	損欲	本仁	慎令
考能	止幸	裁舉	精課	懋節	崇術
省盜	釋禁	南畝	敵患	東土	儲將
遠私	正局	厚農	復教	孝原	天諭

開諱

身莫不惡死而未嘗有不死國莫不惡亡而未嘗有不亡等死耳殤不若彭之壽等亡耳秦不若周之世壽雖高而歸之死世雖永而歸之亡然而以死亡為諱者是不智也聞死而愠則醫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則臣不敢爭其失疾不治則死或非命失不改則亡或非數是諱死而速死諱亡而速亡智者果如是哉故古者天子即位卿授之策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誠毫社忘子卯惴惴唯恐如桀紂也鄙諺有之厲人憐王謂絞纓射股摧筋餓死甚於腫胞之疾嗚呼君人者得聞此言也則寢不瞑食不旨尚何從欲之

有乎

備亂

治之民思亂亂之民思治何也生無事之時身安而意侈刑弛矣急之則驚欽輕矣加之以怨力未嘗關自謂勇心未嘗謀自謂智知兵之利而未見兵之害小不得意則欲翼而飛矣故曰治之民思亂也處多難之世城者不肆野者不豫疆者僵於戰弱者斃於餓父母妻子劫束屠燬然後見兵之害而不獲兵之利幸而有主則得雨其稿矣故曰亂之民思治也思治矣雖中才可得其歡思亂矣非聖人不能弭其漸大禹之戒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智

者慮亂於治愚者謂治不復亂悲哉

審姦

盜之未泄也日與之接而不知其盜姦之未露也日與之居而不知其姦衣纓言動與人同而盜姦在其心知之固未易也及夫職出械見刑殺於市而衆人皆知其盜謀行亂作國家敵敗而後世皆知其姦知其盜非衆之智由獄吏之讞也知其姦非後之賢由史臣之筆也觀書者睹曩時之禍皆笑其不知姦矣而不曰我之姦者亦待史筆而後知也漢元帝謂幽厲任巧佞自以石顯愈於彼故京房曰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嗚呼安得敢言如房者乎

防蔽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君幸其滅亡耶蓋懼誅耳平居以佞邪席其身養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問焉必曰安於泰山也然而亂且起國且危是昔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則死不待頃於是續君之耳不使聞危亂姑緩吾死何暇慮長久也陳後主之沈客卿隋煬帝之虞世基勢敵之然曷足恃也故邪臣非不愛其君不得其事君之道也昏主非不愛其國不得其守國之術也不得事君之道者始不正也不得守國之術者終不明也若曰臣之愛君而終用之不照之以明則雖欲孝宗廟其如宗廟何

效實

官名也事實也有名而無實天下之大患也上弛而下偷文書具口舌給而信其行事是見駑稱驥而不考之千里也國不一官官不一事何從而得其實責之主者乎縣焉何實責之郡郡焉何實責之諸道諸道外也群司內也內外之實責之宰相宰相之實上觀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觀之天陰陽調乎下察之人國富乎兵強乎百姓康樂乎四夷協服乎此不待下席而灼見矣責有所在罪在所當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地廣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如是人莫敢不自盡昔唐德宗不知盧杞姦邪蓋不思其

實矣去四海之廣而投諸奉天非姦非邪誰使然也彼誠有所合合則信信則惑惑則非是而是非矣嗚呼君人者其亦慎其合乎

應求

亡國之君不皆惡非桀非紂則所由漸矣漸者何也基禍於彼而受禍於此也天下之勢一往而不反若决河堤使東流也基禍之主外又安而內自賢道失於心而弗思權移於人而弗察然祖德或未沒民心或未解故有幸而免也受禍之主乘亂得位名雖為帝治不在已囚狗彘續之下弗獲忠義之助故不幸而及也漢獻帝唐昭宗其何罪歟故明者舍近而謀

遠無謂未足慮將為子孫慮被具臣者寄位如郎舍
幸當其時無事不暇念身後也人主為萬世計不可
爾苟且之議禍不在身而在子孫既足動其心矣而
况倉卒之可虞哉

謹聽

諛者沮善者也諫者抑惡者也名之諫者皆知好焉
名之諛者皆知惡焉然而人主不免於信諛者諛似
乎諫也復諫者諫似乎諛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
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為
諛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為諫君子小人之心怙悅
而不可見是諛諫所以亂也好諫而不慎則盡臣諫

愚諛而不察則正人退世有信諛則衆非之矣復諫
則衆笑之矣彼非狂易病惑豈不知諫之利而諛之
害顧謂之諫者非諫謂之諛者非諛也太甲曰有言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諛
與諫皆逆心之物姑以道求之而已不如是則貝錦
之文或起於青蒲之上而刺肝瀝血未必不疑其間
我也嗚呼艱哉

辨儒

儒者關治亂乎曰然用則治不用則亂乎曰非也用
儒而治者有之矣用儒而亂者有之矣故儒得其人
則為福不得其人則為賊以小人之質而被聖賢之

文如虎斯翼固獲人於都市耳夫古之事多矣或同而異各有為聲也小人用之則稱其一而隱其二以罔上而行私矣飾災異則曰堯水湯旱而不曰宋景退災惑解多曼則曰檢狃至六原而不曰守在四夷欲擅其權則曰舜德無為而不曰明目達聰治不如古則曰帝王不相沿襲而不曰一變至道此類如物惟變化不可勝窮故助玉鳳者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也嗚呼用儒至此是秦之湯火有不妄也

廣意

入感陰陽氣以生陽主動陰主靜動則為謀為慮為

決斷為事業靜則為懈惰為一因仍為逸樂動勝靜則
靜勝動則聲理必然也升一尚居廣出外行遠明視
遠聽博覽詳問親賢臨眾講一禮播樂如是者宜於陽
陽得其宜則勝陰深宮重闈一好坐數臥治容巧笑厚
酒邪聲俳戲伎巧說媚請懇一如是者宜於陰陰得其
宜則勝陽是故君子朝聽政一五訪問夕脩令而夜乃
安身非九女當御不得進齋一守核人舉放遠之懼陰
之勝陽也五載一巡守至于一四歲每歲祀天九祭地
二明堂聽朔十有二孟春耕藉四仲教戰皆在國之
外廟則有四時十二月之享社則有春秋祈報學則
有合樂養老之禮皆天子躬親之外朝則有三詢三

刺大廷則謀及庶人欲陽之勝陰也夫心官於耳目
耳目狹而心廣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則感於心感
則恩恩則無所不盡矣人臣飾其辨以誣上一降席
則指為過舉是皆經遠古而閉其君之恩也

損欲

形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聖人之形與衆同而性情
豈有異哉然則衆多欲而聖寡欲非寡欲也知其欲
之生禍也五霸莫盛於齊桓公以內嬖亢夫人者六
豎刀以自宮愛易牙以蒸子幸終於五公子爭立死
六十七日而殯七雄莫大於秦始皇以殿阿房壘
山終於項籍燔其宮室牧兒燒其藏椁禍生於欲誠

足畏也如使欲而無禍堯舜固為之矣何自苦如是
彼多欲之君莫不自謂無禍恃四海之力矜一人之
智以天地未足為長久而不知智力非禦禍之器也
聖人寡欲故能得所欲衆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
孟子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文王以民力為基為
沼而民樂其有康鹿魚鼈夫能損上益下與百姓偕
樂其誰曰不可

本仁

術於仁者皆知愛人矣而或不得愛之說彼仁者愛
善不愛惡愛衆不愛寡不愛惡恐其害善也不愛寡
恐其妨衆也如使愛惡而善善愛寡而妨衆則是仁

者天下之賊也安得聖賢之選哉舜去四凶而謚以仁聖湯初征自葛放桀南巢而仲虺謂之寬仁武王秉紂白旗而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仁者固嘗殺矣世俗之仁則諱刑而忌殺欲以全安罪人此釋之慈惠墨之兼愛非吾聖人所謂仁也夫守國在政行政在人人不忠而亂乎政政亂則國將從之而且以不誅為仁是輕國而重仁也故明主持法以信馭臣以威信者則法行威克則臣懼法一行臣懼而後治可圖也

慎令

君出令而臣沮之何如曰下制則其上也民從令而君改之何如曰上欺其下也上制則民心惑下制

則君權輕民既惑則不聽君既輕則不威上不威而下不聽其漸亦足憂也夫為令之弊有四初不審終不斷言者矜聞者爭也洪範有大疑則謀及卿士庶人卜筮彼作事不容於衆慮不待盡而輒行使人有以詭病是初不審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謂政治不可從民欲耳彼有沮之則不計利害大小而遽改是終不斷也君陳以謀獻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惟我后之德彼議一事則夸以為功使其黨聞而疾之是言者矜也秦誓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彼聞人之功耻居其下雖善必沮是聞者爭也人主能知弊之所在則可以行令矣

考能

言一也而所由生者異或生於心或生於耳生於心者帥志而言言則必形於事生於耳者剽人之言施之事則悖矣故上不好言則利不在言言者必忘也上之好言則言可近利無志者亦言矣鈔古書畧今文變白為素祈一為二以希世願用一易其褐則言且忘矣何有於事而况偶句諧韻言非其言者豈足問哉嗚呼天下皆以言進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胡不試之以事事離於言然後命以其官可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試此職也任官然後爵之以能而命也如是則無曠官矣

止幸

亂始於恩怨始於幸亂始於恩進非其人也怨始於幸有望而弗獲也選舉所以顯賢能而曰必多取則不肖入之矣賢者寡用之可盡而不肖滿天下用一不肖舍一不肖尚有志矧用一不肖舍百不肖乎夫萬物以類動彼能是我亦能是用彼而舍我宜其怨也器玉者純於玉則確知其賤不免於用確則山石皆待沽矣有國者啓人之幸而欲人不怨人之類盡官而後可也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寵不肖以賤其官不幸大矣而况怨且怒哉

裁舉

唯善能舉其類不善亦能舉其類以堯之聖而問諸
朝雖堯共工尚相歎美矧郡縣之達聰明所不接邪
賢人在下位不使賢人舉之而必曰長吏長吏皆賢
邪彼不肖之相好亦若賢之於賢不肖之惡賢固如
賢之惡不肖好同而惡異也不肖位乎上而望其進
賢難矣賢知賢不幸而非其屬又不得舉然則賢人
不遇豈天命哉故責所舉之賢不若責舉者之賢舉
者賢則所舉賢舉者不肖則所舉不肖一不肖達而
舉十不肖十舉百百舉千如此則剝道成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精課

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百代常行之制也
有功者升有過者黜無功無過者職其舊如是可以
勸功而懲過世之考績則異於此無功無過者升是
升不必功也有過者職其舊是過不至黜也功無益
而過無損懲勸安在哉故妄庸人一出選部雖枯其
手雖銜其口而尊爵自至此董生所謂累日以取貴
積久以致官廉耻賢不肖所以無辨也夫進人不問
其功而問其久彼草木久則長大可用人之材不能
日夜生息亦已明矣三歲而進一官是三歲而材一

變乎如此則牛馬走抑可以久而用之矣

懋節

使人以賞罰衆人之使人也以禮義聖人之使
人也賞罰外也可去可就禮義內也一守其心天地
四方無所逃矣有賞罰而無禮義安則可非濟危之
具也誘之以賞利有厚於賞者脅之以罰禍有大於
罰者利厚於賞則去賞禍大於罰則就罰叛國之利
或厚於賞死戰之禍或大於罰有以動小人之心矣
學以禮行以義交游之譬尚復之况君乎杯酒失意
尚死之况國乎名焉吾賞耻焉吾罰意氣感發非有
令之者也世俗誠大壞矣學者為官不為道仕者為

身不為君見得其虎聞喪去其鼠父子昆弟之詔告
妻妾之耳語非富非貴如舉其諱上之人又從而啓
之賞先於功而功不立罰輕於過而過不改無事而
祿有事而賞位孺稚與貨財而後行則是祿為我有
而事以賞備也禮義既銷矣而賞罰且玩階之者其
誰乎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信
矣嗚呼三代不可作安得六國之士而與歸乎

崇衛

圖國在忠用忠在力濟力在權力者兵也食也權者
所以制兵食也忠而無力則忠非其忠力而無權則
力非其力忠非其忠死無益也力非其力令不從也

贊周室者豈特威文之忠齊晉之力也豈特齊晉之力霸王之權也無力無權則讓讓一劍徒自快耳天下古之天下也而疆弱異謂秦曰疆者非也被秦取以疆而守以弱罷侯置守是也秦亡積千載而天下之弱彌甚刺史郡守寄客于外兵非吾兵食非吾食以服人者三尺法耳一旦當事則刑罰鞭朴非亂賊所畏也授首且不暇孰為勤王執義苟且焉胙之以國何害苟為不義陳勝吳廣豈嘗據大權也

省盜

盜不能禍天下而召天下之禍彼殺人以求食人固難之安能禍天下盜既多殺既極難者弗能報而後

賊雄起焉盜者人之讎也而姦雄以誅盜為名是孝子慈孫夫婦之相哭者望之不啻如濯熱因天下之心收天下之權如此乃能禍天下人主知盜而不憂者以其舉錯非姦雄之刑也而不知姦雄不為盜故防姦雄莫若除盜賊姦雄不得盜賊之資則不敢起嗚呼殺人者人之賊而已矣惡殺人者誠國之賊也

釋禁

與衆同利則利良民不與衆同利則利凶人凶人嗜利盜之所由興也山海之貨職在商賈又矣而曰屬之吏屬之吏則衆不得錯手足法重矣而利亦重法重則良民憚利重則凶人入然而董之以法是毆其

為盜也彼凶人者豈曰死可欲而生可惡哉過在欲
諸利而謂不必死耳不幸而幾於死則莫若為盜為
盜又不必死也夫能弛其禁達其利則凶得與良齒
胡為苟免於兵刃間哉

南畧

南北離合繫天下盛衰漢之衰則離遼晉而合晉之
衰又離遼隋而合近者唐之衰又離遼
宋而合距長江之固因中原之擾擾則自救且不給
胡治於彼執慘雖有明王興彼業已成彼守已完非
數十百年不可取此前事之驗也北擾矣而南又離
離則米帛金錢之漕弗復跨淮而上如疾將病而絕

之食耳此後事之憂也俗人皆以吳楚之兵弗如北
而不知姦雄謀事常伺天下之衰當其盛時尚可論
疆弱及其衰也雖曹公用兵弗能與孫權爭馬超韓
遂在關西為後患故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宿師樹
賢以扼其咽然後可也

敵患

夷夏奚若曰所謂夷者豈被髮衣皮之謂哉所謂夏
者豈衣冠裳履之謂哉以德刑政事為差耳德勉刑
中政脩事舉雖夷曰夏可也反是則謂之夏可乎愚
儒之咤則曰彼夷我夏而不曰內自脩內自脩則德
刑政事四者備當而後曰夏勝夷可矣是謂知彼知

已百戰不殆彼欲虛吾國困吾民應之以儉則國可
富民可逸然猶不能是墮其術內也嗚呼夷夏非古
之夷夏也先為不可勝以待彼可勝善矣不然禍且
日至豈徒由余所笑

東士

天下有攻守草昧之時攻天下者也繼體之君守天
下者也攻之兵雖怯而勇乘勝也守之兵雖勇而怯
未之試也不試已然况敗歟夫戰在氣三鼓而竭曹
劌所以克齊然而人不見勝唯敗是聞怯則宜也為
政者務兵多以疆國而不知其弱國兵多則不擇不
擇則大抵怯耳勇者尚怯况真怯哉敵十怯以嚮一

勇敗不足疑言之者必曰某以若干敗於若干以為
彼太公孫子勢不可校後雖勇士固心醉卒非弱國
而何胡不芟其冗轉以其資以厚敢死使以寡勝眾而
後氣可復庶乎疆國矣

儲將

死生存亡在將將之難也百夫長猶不可虛矧其上
者乎資舟於旱資車於水先事而求則詳以實驗也
事至而求則粗以言擇也用人者皆曰以能不以行
彼閭巷細謹誠不足問豈大節之可違哉孫子語將
能則曰智信仁勇嚴不信而任事則事反不仁而御
眾則眾殃如是而曰能不必行可乎矧彼言者又非

能也以言擇將天下皆欲言婢兒庸保亦知誦書傳
學計策以自進進者多矣可盡用乎矣蓋不祥之器
學者未得其千一而志意已壯壯則思用不用則聚
而怨怨則無不為是有國者教之叛也獨奈何

遠私

晉侯以勃鞞用趙衰趙王以繆賢得蘭相如皆奄人
也謂奄之賤而能進賢何也曰賤故能進賢貴則疾
之而已矣古之奄給房闈使令蓋甚賤賤則雖賢人
當國何害故進之後之奄為帝王耳目蓋甚貴貴則
有威福玉食之罪婢然唯恐賢者之繩已故疾之豈
古之奄才而後之奄才勢不便耳使勃鞞繆賢復
生且不免為譖人夫非晉趙之時而垂晉趙之聽是
賢者弗可得而不肖售矣

正局

周官內宰大夫士十有四人九嬪世婦妾御屬焉彼
天子后妃猶以大未士治之矧羞服匪頒好用之式
而有不在有司者乎外自省寺重之以殿中六局所
以奉乘輿者備矣顧奪而歸諸奄何哉有司奉法而
奄人阿意奉法則用節阿意則欲逞此利害甚明白
然而弗思者夫其殘民乎

厚農

先王之馭民也節其所為後王之馭民也極其所為

天情之志在逸先王節之則不得逸農之業在勞先
王節之則不甚勞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
粟間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誰謂其逸哉什一而
稅用其力歲不過三日春耕則曰峻饒焉秋歛則曰
祭息焉誰謂其勞哉一土道消政出苟簡賦乎曰農役
乎曰農田有穀而桑有繭非敢愛也五兵之用百工
之材皆農無有而必貢之是行商蓄家藉農之產廩
農之食矣彼惰游未始及於政且開完食之路以進
之逸者極其逸勞者極其勞勞而不貳者慙而已矣
嗚呼使天下皆慙則可不幸而有心則群入於惰欲
望九年之蓄難矣

復教

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必曰為化民也為選
賢也而不曰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
善不善則罪罪則戒真親墜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
壞也故明主推恩群臣必先教學與其寵於今孰若
無辱於後不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未學而仕其
幸大矣智者慮之則為禍亦大彼不善之資而假之
位鮮不及也嗚呼官者上之所輕雖曠何損家者下
之所重可不自為謀乎以解脫腰印組鼓篋商序序勞
逸誠不同而禍福存正而耳

孝原

禮職於儒儒微而禮不宗故釋老奉之孝子念親必歸于寺觀而宗廟不跡矣夫祭祀豈徒自盡其心以交神明而已蓋有君臣父子夫婦親疏長幼貴賤上下爵賞政事之義是謂教之本也彼寺觀何義哉嗚呼釋老不存則寺觀不屋非宗廟何適儒之彊則禮可復雖釋老真若我何

天諭

畏天者昌習天者亡何謂畏天高宗成王是也何謂習天元成是也人之情心不所常見而見之必懼懼必思懼之情同而所思不同明主思之以為在德德

而災異消然後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益也闇主思之以為在數故任數而不修德德不脩而禍未至然後愈知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勅之彼必曰前既無害此奚為哉亦數而已矣災異愈多不懼愈甚耳習於聞目習於見心習於思習之久則不聞不見不思焉一耳然而上帝之怒不足獨當下延衆庶上累廟社甚可痛也嗚呼人不可玩况天乎天而可玩君命何足道哉此孤臣正士所以泣血於地下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記

後學商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知南城縣事捷為孫甫訂刊

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鄒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忠有屈力軍慮抵順德意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或
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
鹿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
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疏亡以稱上旨通判頴川陳君

既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陔隘不足改為
更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
甍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堂秀廡門各得其度百
備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
業且有日盱江李觀謫于報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
可見已秦以山西盛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
門不守武夫捷將賈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
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
孳學術俗化之厚延子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
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難相視不敢去臣位
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遺 聖神爾素

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揮禮樂
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
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政學之意若其
弄筆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
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建昌知軍廳記

人得擇官久矣天下唯股肱郡簡于帝念其餘在所
欲夫食飽居安人情所不免故分田之廣挾公膳之
有亡官舍之媿惡凡仕者鮮不以為言建昌軍距行
在三十里浮汴淮江湖不幾月不至吏已祿縣官無
古圭田之比厨無子錢以勞賓客屋數十个蓋偽李

氏時作其壽將百年度制卑陬尤不稱事是以當世
高足之人聞之憮然莫肯為來有不幸而至者什不
一二過此則物故不容于它取自竄焉政以是虐民
以是創秋陽炙天井底或凌噫匪夷匪蠻匪海山瘴
蠱之地獨無富侈之資以奉俊良使求來為人父
母誠可歎已今虞部張公其不幸而至者乎公本於
質直而文無害嘗治四郡左官是邦惟思昔人必葺
之義廼更浮橋遷集賓亭作迴車院而本廳及焉廳
之築土方五丈架梁三十有五尺取材於山因役於
軍蚩蚩斯人不費不勞自春徂夏厥功以濟民不有
勞惟公之勞公不有利惟民之利有問焉者必告之

由宮舍美矣則其去就之心宜稍異于昔所謂民之
父母或數來其為利豈少哉卓茅生請書以見意慶
曆七年六月丁巳記

建昌軍儀門記

觀古君臣之間近則禮為之厭遠則尊得以伸故畿
外諸侯門阿之制與天子準宮隅城隅各下一等天
子五門諸侯有三門臺而道居於中為宗廟朝廷大
抵不甚異蓋南向之君分二而治不若是無以貴於
一國民知其君之貴然後知王室之尊堂陛之言亦
此類也自罷侯置守于今幾世弱權削威居無常人
有地數百千里而宮室與版蕪所張顯唯中門立戟

非出入不開東西兩夾門趨走之士紳笏著折于其
外非召呼不致前以此異于他官舍謂之儀者有意
也或太常博士吳公使建昌既視事曰神人在上萬
事有經萬民有業吾守臣布行詔書奉順德意而吏
職脩矣披牒治訟若人四支雖終日運動不為勞心
廼行府署唯聽事首其餘屋古老卑小或如翼覆地
其中無光或如衣之敝隨補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
一邑不務改作俾民何觀謀於僚屬其心同聽於輿
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內寢不日而備君子謂吳
公以文學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臣其耳目固不
隘官為博士宜用心於禮位當刺史在可行之地此

一役也以儀門為始夫豈徒哉去盡書之以示後觀應
曰唯慶曆八年冬十一月甲子記

建昌軍集賢亭記

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作新亭于軍門之南越
孟秋工告成事郡人李觀請為記曰惟茲軍築於閏
唐額於吾宋同之列郡數十年矣然規摹儉固未
始斥入雖視事有聽罷休有堂而僚屬之所會賓客
之所交以宴以游舉無其地公臨郡數月政既已成
事既已省因謀別館以為賓榮詢諸耆老則僉以郡
署之前昔嘗有亭號三善者毀徹雖久三善兆可指公
乃相其地而築之且取籍沒之材以足其用不賦一錢

不役一丁而厥功以成飛飛其彌角角其極達以重
關周以階樞若山右額積翠在掌行水前來鑑裏萬
象乃位賓主乃列尊姐有綏有紳以笑以語心澄欲
仙意遠還古噫誠太平君子好事之一端也然民隱
之不恤主恩之不宜而汲汲於厨傳則何以為政室
漏之不補庭草之不剪而區區於簿領則何以為禮
合是二者蓋鮮能焉今公之所治多務大體明而不
苛斷而不酷得政之和公之所居罔不必葺作而不
費飾而不奢得禮之至茲亭之興率是道也慄慄其
威如風之凜民之服之千里弗_也通煦煦其仁在物為春
民之戴之千載如新召伯聽訟勿伐其棠矧茲攸宇

其誰敢忘君命不駕匪風則夜敢圖茲石以告來者

南城縣志

慶曆二年會稽錢得臣仲基以大理丞為南城宰西
安周夢臣曼臨川滕平叔夷甫佐之於是改作主簿
尉署及縣廳之兩翼既訖功得臣受命刺白州臺臣
監零都銀冶而平叔考且滿使觀記其事觀曰古者
諸侯卿大夫士其宮室以命數為之等示民有尊也
今之郡縣有社有民雖九品僚屬皆命於天子其勢
固不得居陋室如閭閻氓然世以土木為難事者財
民之財力民之力也是以庶吏善人或憚而不為乃
至隘不可容壞不可支巷席避雨露坐迎涼者有之

矣吾邑三君子以居之所不安為人之所難為擇官之餘用假吏之餘力木材如涌而民不出一簣築作再暮而民未嘗舉鉅非奢非儉可次可合事成而去豈曰自為蓋將壯官府利來者是可記也若夫舞智恃巧陵民匱財已欲佚而忘人之勞已欲樂而遺人以憂則有識者當伐鼓於其門豈吾之所得記哉謹用斯言論於好事時則五年春正月也

邵武軍學置莊田記

慶曆七年春三月幾望武陽假守宋公以治學官成識之已詳後三甲子有奇教授龔君與其學子校使者以幣走三百里謁於余曰敝邑得天故吾公來者

昏以旦昔寒以燠視人如其身視學如有神言必於是行必於是雖牒訴而庭簡墨在前而與士大夫講解對問猶燕居時故自庠門開不幾月慕焉而來者不絕將恐楸小弗能容又翼中門築兩齋矣鄉之善良喜公之為子弟之有屬也不愛其貲願易立田以備糧用凡出泉若干萬得田若干頃歲食若干人既有成矣而公之記所未嘗吾惟子之望觀聞命竊商之曰儒者詒釋氏為其籠於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釋之徒善自大其法內雖不逮而外疆焉童而老約而恭無日不在乎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儒者則不然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則謂政事與文學

異季季唯府史之師顧其舊如蟬蛻及其困于滯辟
恤乎罪疾欲聞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
釋氏而求之吾游江淮而南不一日有庠序者不一
邦墮其地而問之棟宇脩歟或曰為去官之舍館矣
委積完歟曰充郡府之庖厨矣刺史在歟曰某院叅
禪某寺聽講矣噫釋之行固久始吾聞之疑及味其
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
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冕弁匍匐於戎人
前邪蚩蚩之氓尚克有夫婦父子不盡披髮為寺奴
則幸矣何暇彼之詬哉今宋公之仕唯其本之培下
應其誠優為之備教化之效也如此吾所謂學非若

釋考莊嚴吾所謂田非與釋埽供養誠以今茲學者
或自遠來居處不寧則愁飲食外取則勞去愁與勞
人雖下中得以自盡於術况其卓者哉厲文之津菽
道之芽入可以正其家出可以表天下為民教子為
國養材莫之尚已龔君以道藝立其中又欲揚公之
美于無窮皆應於義敢不書公之學問無不該而其
是非一之聖人故文辭可法施於吏道民大悅蓋將
揮之廟朝一郡一學乃其備聞命後三日冬十月辛
酉書云

虔州栢林温氏書樓記

南川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

賦貢與其治訟世以為劇則其民眩衆夥可識已雖然吉多君子執瑞王登降帝所者接跡處無有也疑其價南越襲瘴盡餘氣去京師愈遠風化之及者愈疏乘其豐富以放於逸欲宜矣故人許某家石城處屬邑也此年夏踵予門道其鄉進士溫某之為人曰溫君少時求祿而莫之得慨然自謂不得諸外盍求諸內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孫乃圖山泉美好處莫居栢林因作講學堂房數十其楹攻位之日獲五銖錢五萬于地士友珍之或以青錢名其館凡書在國子監者皆市取且為樓以藏之性寬靜用地利自足不與俗人爭訟買直藝學以教子弟禮賓客為已任琴

歌酒賦夜以繼日許君不妄人也今其所稱與嚮之疑者不類是處之福歟自古聖人之德業舉在于壽聖人者非其智造而巧為之也天之常道地之常理萬物之常情也天地萬物之常而聖人順之發乎言見乎行事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父得之以為父子得之以為子兄得之以為兄弟得之以為弟夫得之以為夫婦得之以為婦長得之以為長幼得之以為幼反是則爭奪相殺未有能已者也今溫君聚書勤勤是有意于聖人有意于聖人則豈一家而已鄰里鄉黨庶乎偃伏之矣然則處人之成大名至大官蓋未易知尚何吉之媿哉柳子厚於楚越間山

水如小立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澗猶有記以啓好
游者今有人為藏書之樓非特山水之勝記之以啓
好書者不亦可乎予欲一至攔邊四顧天外江山進
前文史相對清風兮我扇白雲兮我蓋召屈原於湘
魚之口呼李白於海鯨之背漱寶玉於餘潤拭明珠
使去顙酒酣興盡交揖而退其樂可言邪而未之得
也皇祐五年秋七月庚子記

麻姑山重脩三清殿記

觀幼時讀顏魯公麻姑仙壇記觀其稱道環地之殊
絕人物之壞怪目想其處謂如鈞天帝庭非下土所
髣髴也及長游山縱觀所有則歌吟雲烟饜飫水石

而已其餘古屋數百楹或腐或濕無足可居惟仙若
神何以顧享噫物有愈衰而後復理之常也則所謂
三清殿者今為復之先乎按是殿之作背山嚮陽得
地之正由五代迄茲載祀遠矣雖其營繕頗甚盛壯
而亦窮於蠹瓦困於兩日壞月墮幾將壓焉穎川陳
公某鄉之耆德勇於為善一見其事惻然于中乃發
家財以葺之工之巧者必至材之良者必備或改以
新或完其舊昔撓以隆昔卑以崇楮焉而霞烘聖焉
而雲浴真儀之位得以如禮山英水靈若喜若慰雖
大道之要本乎澹泊安在土木之華而後張顯然名
山之景列在圖籍非有游覽之盛不足稱述故言神

仙者必曰崑崙之墟海中洲島官闕之侈視珠玉不
啻如土芥世俗相承以為美談若麻姑山者稱久矣
元和辭人白樂天輩咸有詠歌案于屋壁自尔以來
言者溢口書者滿牘天下靈境茲不復焉苟非崇飾
棟宇嚴事上靈其何足觀之則潁川公之意豈徒然
哉觀之視公大父行也見命為記謹書其畧于時歲
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重脩麻姑殿記

三代之英既往禮教不競人欲大勝欲莫甚乎生惡
莫甚乎死而道家流誦祕書稱不死法以啖之故秦
漢之際神仙之學入于王公而方士甚尊寵然或云

延年或云輕舉比日人耳目間事久而未驗衆則非之
矣佛之徒後出而言愈幽遠其稱天宮之樂地獄之
苦鬼神之為非人可見雖明者猶或疑焉是故浮屠
之居貨賄竭天下官室僭上者而黃冠師窮智役辯
終弗能及自非當世好事慕方外之游者孰克迴面
於真靈之境哉麻姑之名聞之於葛稚川傳申之以
顏魯公記我茲茲山得道之所始也自唐而下祀禮
不絕築宮度人以嚴其事而殿屋之設歲月積久雨
淫風虐撐拄弗暇將無以布几席陳香燭為鸞鶴戾
止之地群目蚩蚩莫肯營救故潁川陳君策字嘉謀
博識之士肥遯州里頃嘗游山周覽及是特命工徒

一新其制言未果行而卒其子今山陽司寇諫弟詢
不忘孝思畫真先志乃出家貲以幹厥事斬木而山
空伐石而雲愁役不逾時營繕以畢修廣有度奢儉
有宜禮神之位茲亡所媿論者謂 真帝在上庶方
無虞歲不凶灾物不疵癘故其人得厚本節用為富
家者徃往而是內和親戚外禮鄉黨餘力乃以奉釋
老求善祥茲亦平時之盛觀也可無傳歟巖巖有堅
請勒其志于時歲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後記

皇祐三年以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篆飛白二體藏
諸名山麻姑仙都與焉夏六月上皇士黃太和為觀言

今者 聖人肆筆而山藪得之其奚翅金簡玉字蓋
猶岬夷昧谷天象所出入撮土勺水固不光華非復
與塵俗等幸哉願有志焉以示後何如觀伏思念王
者制作史書樂歌幽則物彪遠則夷貉耳者必聞口
者必誦安在愚儒識之况禮不斥尊其可以犯已而
又念江南卑薄與上國人不日接異時故老既沒傳
聞將失實史官記注秘莫得見則吾
君之行禮彼山之受賜曷從而知之先正盛公亦嘗
為御書閣記所以述

太宗之事殆可繼也矧茲嚴父配天古之大事漢收
秦燼失其根萌甫甬至唐名在實去五代魚肉誠所

不暇

祖武 宗文志亦未集佑啓我

王及此希闕如廢斯起如斷斯續合符天鬼匪自群
議禮明樂備又申之以翰墨河圖大訓永以華國周
公宗祀而文字無傳宣王蒐岐陽而石鼓非手書未
有華實相副若是之彬彬者也昔漢武帝封泰山太
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命也夫迺者季秋大
饗而知其說者有不在焉則謂之何尚從仙宇見是
寶書抑天幸也故就敘其語俾刻之云

真君殿記

我我西屏神之山下根無地高出天百靈有位有几

遊樓殿離通絃紫烟真君之名世所傳來斯為賢去
為仙玉京路險不可攀凡肉欲飛無羽翰崇堂設像
踞新嶽嶽拜况若登天門借問經始其何人吾邑陳
侯伯禮讓後十五歲維甲申李觀泰伯為之文

直講李先生集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太平興國禪院什方住持印

佛教初由梵僧至中國不知其道而務駕其說師徒
相承積數百年日言天宮地獄善惡報應使人作塔
廟禮佛飭僧而已厥後菩提達磨以化緣在此土始
傳佛之道以來其道無怪謫無利師不離尋常自有
正覺思而未嘗思故心不滯於事動而未嘗動故形
不礙於物物有萬類何物而非已性有萬品何性而
非佛佛非度我而我自度經非明我而我自明無繇
素才拙一言開釋皆得成道豈立大精舍聚徒說
法以衣鉢相傳授居無彼我來者受之嗣無親疎能

者當之諸祖既沒其大弟子各以所聞分化海內自
源而瀆一本千支群居之儀率從其素故崇山廣野
通都大城院稱禪者往往而是庸俾邪妄無識洗心
從學王臣好事稽首承教蓋與夫老氏之無為莊周
之自然義雖或近我其盛哉然末俗多蔽護其法者
有非其人或以往時叢林私於院之子弟閉門治產
誦經求利堂虛不登食以自飽則一方之民失所信
嚮矣通人高士疾之茲久而未克以澄清逮宋有
天下兵革既已息禮樂刑政治世之器既已完備推
愛民之心以佛法之有益也廣祠度衆不懈益勤
聖上莅阼體聞釋部之缺因詔凡禪居為子弟前旅

有者與終其身後當擇人以主之意將補罅漏鉅榛
蕪使宗門愈高大則建昌軍太平興國禪院復什方
住持者奉此制也院按舊記唐天祐丙子制置使陳
暉所創號顯源永興始有可幽師杖錫來居推輪法
事逮李氏僭江表其別子景達以齊王守臨川乃命
德琳師以張大其業琳師道行峭潔知解雄俊園廻
千里瞻仰弗暇樹稼數十頃立屋累百楹至太宗
時例以年號更賜今額衆安法行利此邦者莫與為
等琳既化去道喪不傳而其徒以僥倖居之垂四紀
矣凡鄉之學釋者雖知有真乘法印當迷而疑何所
和決今年夏主者元皓病物故時侍禁馮君德宣光

石印如文卷二十四
祿寺丞李君虞卿同權軍政深從天聖詔書求可以
長是院為人師者粵有桑門上者耆老識達之士相
與謀曰嘗聞建安崇儼師得法於石霜楚圓和尚巡
禮所至學者圍繞師避而處行今在爾仰可以致之
乎因列名以舉郡然其言乃就迎於撫州景德院議
不可得而後至升堂之日會者萬計師據牀安坐有
問斯谷如鐘之鳴如谷之響重昏伯蒙冰解雪釋歡
喜讚歎洶動街陌論者謂國朝嚴佛事俾擇知識表
于禪林太平郡之福地也而儼師以正真道臨之燈
燈繼照曷有窮已然非吾儒文之不足以謹事始而
信後裔僉來謁予曰文子職也其可以辭重遠父兄

意故為之一說時則景祐三年秋九月也

太平院浴室記

釋氏東行乘風御雲山聞海驚言善言惡知死知生
天人之好地獄之暴有作斯報刑滂癸辛力過拜慕
維彼慈悲如童蒙師如膏肓醫還愚以智解囚於縲
伊貴伊富或士或女承流蹈舞涵淹肌髓繫絡心膂
何土敢皮何木敢枝以輦以一師繩者目亂斧者手抵
彌國亘野川邪谷哆筆不可蓋雲霓出中日月走下
冬溫夏涼為陰為光食甘寢香百事有備一物必良
惟天之啓惟神之契人不得議孰為禮經肯顧文吏
江之南城風和氣靈鐘鳴梵聲爰有禪居號稱太平

太平之聚儼師是主以訓以撫疑者得明饑者得哺堂房
以新器備以陳霞朝卉春唯是溫室缺然將棟大冶
陳宰儒兼佛解法與心會斥其餘財成此勝槩材美
石堅重雕復鑄主方璧圓下不居濕旁無見顯天吾
願釋子毋意下水將意于理爾身以澡爾心以洗洗
心謂何匪塵匪沙匪刮匪摩去尔美欲任尔平和無
可不可所遇皆我萬物一馬何者為因孰謂之果道
不離人吾身佛身吾偽亦真門前舟梁自失要津慶
曆之歲是維戊子月云窮紀野夫言焉以振厥始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彌陀閣記
需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脩身正心養生送死

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
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
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
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拊練
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
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
摩流為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于天台灌
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
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
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
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徙洪州龍

興然廬山東林度學後男女童五千人姜相國公輔
顏太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重丹皆與友善樂天之
敘如此南城於宋為建昌軍其雲為景德寺律和尚
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廢
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立方巖入風雨者四面如
一將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我明乃營屋若干柱以
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石無壯與麗為永永計先
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
者唯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年
明講經論頗意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
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為律戒師於江之南

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
慕焉慶曆七年冬十月己未記

景德寺新院記

院墟於火力弗能復者數年矣壽安縣君黃氏以其
夫故都官陳員外所服若器斥賣以濟之其所謂殿
堂及諸棟宇之切於用者罔不備具此誠念死者之
不可見庶有益於冥冥間也凡大精舍之焚相望於
天下浮屠人難言其災乃以為宮室之燬天神所
欲得故取以去且佛之說諸天之樂非人間所可易
羈是以其徒布囚求果願生彼界今乃悅人之土木
而奪之則是人間之美物諸天亦無有尚何足慕邪

而悠悠者或信之餘燼未寒新宮已圖往往是矣茲
院僧固不辯不能飾其說以驚俗殆廢不起非陳氏
之喜事而壽安發之何以及此嘉祐三年九月庚午記

迴向院記

皇祐二年夏六月盱江大水龍安其東南鄉蓋蓄之
所自如視其山破壞如擊蕤蓋益泄所畜百源一道且
怒且闕斬大樹滿大屋當之者父母妻子迴面相失
不得其屍以斂於是去平而就高以避其復來者
迴向院其一也院之墟曰兵湖民豪而居甚卑以喧
當水之來則數十百家悉聚殿翼坐薨騎掃將顛者
數僧徒嗷嗷乞命魚鼈既免院王海元即其儕為久

安計有德文者願易之高燥地謂其別墅曰昇平相
距五六里蓋經營之文守律戒知游藝士君子多與
之語故列于官府而從諭於里人而悅貧者輸其力
而地以除富者效其貲而屋以徹飲故材就新基曾
未踰年厥功備具足之泥塗今為崇高耳之喧囂今
為寂寥後山如懷前谿如蟻晨鐘夜梵夢寐天半松
霜竹月繡畫秋色自危而安去苦得樂音人未知勝
事在我噫民之欲善蓋天性然顧無以道之爾天水
潦之後田里傷創斗粟百錢上農蓄家且無餘食而
文師以其情言非能取佛說以自照耀使人惑之而
衆莫不竭盡以受事若夫豐富之世而豪僧辨口先

焉雖圖天宮何足怪也為人上者常病於教化謂不可為亦過矣昔吾遊其地今聞有成喜之是以記時則三年秋某月也

承天院記

慶曆中歸自京師有僧來訪曰自堯是為承天上首乃言其院吾先君子嘗至焉今茲又新作往往有留題者因責吾為詩厥後多故不果應近者復來且介秦氏甥以院記為言觀伏念先人舊遊不勝燕雀啁噍之情其僧又意事吾甥又貧而為之請義不可拒問其所由來則舊崇德院為尼媪宅間籍沒當太平興國中有德林師迹其事為蓋古所謂豪僧者自陞

來時住太平院徹草廬成大禪居是時禁令疏釋氏方騁與民交利琳致資甚高得請公上以崇德故名遷于雲山淳化三年斬山木營繕使其徒元立主之大中祥符元年先帝封禪例賜今額立堯堯繼之於時景祐三年瞻相闔門鞠為老屋木之腐者將折石之裂者將墮不有改作誰嗣前人願與有力者圖之誠意一發和者日至曰殿曰堂曰僧堂曰水陸堂曰羅漢閣曰廚曰庫曰廊曰門始終數年繪素畢備於事勤矣而耻無聞故徵吾言以求之噫浮屠人坐新宮享備器者皆是然而知子墨翰林之為貴者幾何人邪或感於威力而後貨俗子取陳言以辱金石

者豈少邪堯師能不憚煩以來乞詩不獲又屬以記
傍吾親戚間求人為言唯謝絕之憂其指何邪安知
百千萬年後吾文將不行邪彼蚩蚩者將有聞而堯
師泯滅耶皇祐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記

承天院羅漢閣記

吾為承天院記已二年立文遂來言院之羅漢閣身
所為也願復得一辭刻之始吾童子時與令佐著作
陳微之讀書湖上立君乃其鄰以久游貫人事日與
笑語無忤及此見之髮色則異而顏面益壯使之年
實七十矣少為賈人上下百越走兩川而歸克有貨
財治土田築室教子孫終之淑慎以從士大夫游又

能精信於釋損其羸以補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
死死且復生其得意何有窮耶噫漢代初傳佛道西
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亦循
漢制石季龍僭位以其出自邊戎應從本俗百姓有
樂事佛者特聽之當是時謂之何哉外國之神而已
及東晉宋氏其法乃大蓋慧遠居廬山名雖為釋實
挾儒術故宗少文就之考尋文義周續之通五經五
緯而事之雷次宗亦從而明三禮毛詩儒者嘗為弟
子其人得不尊乎諸部佛經華藻爛爛豈西域之文
宜有所助焉者也今之釋樂乞言於文士者亦將借
助矣乎文士不必有古人之才足以埤釋就令有之

而民耳目日異矣庸可行哉立君以舊故勉而為之言時則皇祐五年秋七月也

新城院記

出盱江門陸行數十里無善邸舍足容食息求之僧家唯章山其庫則新城院焉前此予歸自信時秋大熱夜發金谿日晏不到從者請息有得茲院以宿下馬據牀汲井泉飲且盥清風在竹不待呼召紅塵在路不敢隨入坐未安定意已順適仰而視其梁則毛姓績名者作焉有頃而績至其禮甚卑立于堂下若吏民見官長之為予既辭因揖而進之與之語蓋古力田敦樸之流及院之本末則對曰殿興於開寶中

則績之王父母嘗有勞焉堂鍾樓廊門成於景祐康定間則績與婦徐實同力焉予嘆曰民財有餘不以備闕訟買直于園犴而能奉佛法徼福于窈冥斯世俗以為難矣况於卑已尊賢此道甚大誰宜知之凡人衣食足者或聞馬蹄聲在百步外閉門唯恐不及今吾亦布衣姑弛檐於此且無一介與爾相聞爾何取於我而拳拳若是乎吾無乃克謹名節未始得罪於鄉黨乎抑爾之聞見有異於眾人乎既嘆而去五六年矣而不忘于心近者予有喪績又使其子來購辭益遜意益勤顧無以答遂錄嚮所言者贈之使刻石為新城院記云時則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也

辛未傳運副使張商英天覺過新城院題詩云昔讀
新川集書聞泰伯賢新成文刻在性事野僧傳氣格
終驚俗光芒合貫天田翁不知價只得十千錢宣和
庚子朱褒世德自園門待次還鄉道過新城院讀泰
伯先生記張丞相詩欣歡久之恐丞相未如泰伯之
志也作絕句題于後云泰伯文章自昔傳如虎白日
鮮斟酒柯妨受十千

撫州菜園院記

浮屠師曰可栖居建昌之交陽山善持其佛之法而
言行不妄且長於醫故士大夫禮之慶曆三年秋八
月來抵予曰栖臨川人母固無恙而異父弟亦學佛
今住菜園院曰智賓者是也茲院之廢數十年矣寶
元中其鄉人請於邑大夫願得智賓居之賓之來則
四顧梗莽無一瓦尺木之業栖告之曰吾常患吾鄉

之徙將遊吾州而未能進必休于近郊之逆旅乞錢
炊食雜于博徒倡女間甚汙吾法今茲院與城相望
果能興之以舍吾徒豈不滿志矧吾弟主之而吾母
居其旁足以躬晨夕之養外張吾教內便吾家是不
資他人吾力可為由此盡散橐中凡醫之所得者給
之說法者曰堂事佛者曰殿館僧有位具饌有所大
抵墻屋器用皆栖之為也工將畢矣幸為栖志之予
曰浮屠人盡心於塔廟固其職耳能不以禍福誘脅
殫吾民之力者蓋未之見今栖以醫售其得財乃自
奉其法而不掠於人且厚其弟以安乎母不離吾孝
友之道言乎其黨抑可尚已故書以授之使揭諸石

云

修梓山寺殿記

天下名山水域為佛墜者什有八九其次一泉一石
含清吐寒粗遠塵俗處靡不為桑門所蹈藉蓋佛之
威靈赫赫於世僧之辯慧有以得之故國不愛其土
民不愛其財以割以裂奉事之弗暇建昌軍江表之
上游也地靈源長筆不可譜由治城東走十餘里峯
者如引岡者如頓亭者影毛髮噴者化雲霧其間據
形勝起塔廟者徃徃而有梓山院乃其一焉道阻而
僻游從之士罕至目不睹紛華耳不聞勢利惟松君
竹侯鼓舞風韻猿悲鳥哀將送歲月宅於是者苟有

以存諸心其安穩何如哉然殿宇之作其來積久築
者以圯蓋者以圯莊嚴不克瞻禮無地軍教練使吳
臻家故饒財心且喜事由景祐中始謀營建凡立屋
四楹塑像九軀所以奉經教福祖考也噫佛以大智
慧獨見情性之本將毆群迷納之正覺其道深至固
非彼憊者可了若夫有為之法曰因與果謂可變苦
而樂自人而天誠孝子慈孫所不能免也則斯殿之
成與吳氏之用心亦可嘉已見屬為記其何以辭時
則歲在辛巳康定二年秋九月也

邵氏神祠記

李觀曰天子之祀曰泰厲諸侯曰公厲大夫曰族厲

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絕無後其鬼無歸故與人
為厲耳江南地熱濕四時多癘疾其病者謝去醫藥
閉門不與親戚通而歸死於神神之號名則曰某王
某王無乃所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絕無後者耶
當其氣盛而病革禳祈不可解則皆謂神曰五通者
能有力於其間故牲毛酒滓狼戾於五通之室矣建
昌治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禱祠之人日累什百
景祐元年冬里中大疫而吾家與焉乃使人請命于
五通神不能言決之以竹杯校時老母病不識人妻
子暨予相繼困甚唯五通諭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
日時雖寶龜素筮弗是過已噫五通之為神不名於

舊文不次於典祀正人君子未之嘗言而有功於予
其可以廢巖巖者石可伐可磨惟德之報焉知其他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序

皇祐續集序

觀慶曆癸未秋錄所著文曰退居類藁十二卷後三年復出百餘首不知阿誰盜去刻印既甚差謬且題外集尤不歸心常惡之而未能正于今又六年所得復百餘首暇日取之合二百三十八首以續所謂類藁者噫行年四十四疾疹日發作其於文字間尚克有進也歟續藁凡八卷時又有肩禮致太平論十卷發行焉皇祐四年八月庚子序

延平集序

延平集序

世格見孔子不用而作經乃言聖賢得志則在行事不在書也噫孔子誠不用矣堯舜禹湯時聖賢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典謨訓誥哉成王周公時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雅頌哉心之志志之言言之文若凍餒然孰謂得志而不衣食哉用之大其言者命大虞書之歷象日月星辰夏后之賦責九州周人之職三百六十官不已大乎今之君子固多斯儒至於布衣剛巷尚曰賢者行而已不必文也彼胡閔氏時夫子在蓋無可復言非為有德行不著書也漢夏之徒不在德行科亦不措一辭子思孟軻豈無德行乎是皆不才子無功於文而雷同以此說以自慰耳建安宋貴

之仕逾二十年用雖不大志亦未得然有君親之奉有政事之勤在他人投筆之人矣而貫之拳拳不翅褐博其學要諸仲尼餘鮮取焉多聞而敏所嚮靡不克故集而行之者四五去年秋以南劍監郡假守昭武既期又成十卷目以示觀曰延平集觀嘆今人之異乎古美貴之之異乎今孰告吾君而大用之其言又有大於此者因序以冠其首時則慶曆七年冬十有二月也

送余疇若南豐掌學序

工必以較者為其材巨木作寢廟也彼環堵則何工不可御必以良者為其策天驥逐光景也彼一鴛鴦

何御不可師必以孔子之徒者為其嚴善性入訓典也彼曲妻則何師不可今天下號多士而南豐大邑也讀儒書者蓋百數薦於鄉第於廷往往有之大理丞周君出宰之一年乃立學於先聖之廟命吾友余堯輔掌其教夫周丞之明豈曰邑之人未嘗學且師邪若是則服大袂之衣與令長抗賓主禮者何自出也是其有學有師久矣然猶汲汲於斯者其將以先王之道浴而薰之耳其將使其聞仁義忠信之說知夫古之所謂儒者如彼其大也然後進可以治乎國退可以釋乎家出乎已而加乎人罔不曰宜者是周丞上為天子育人材下為一邑減爭鬪之獄也不

然何地不可居何人不可法何必縣學之興而堯輔教之耶堯輔好古博學慷慨有行義斯足以應周丞之指惟學者何如耳至之日以吾言告之謂之是耶請在下風以賀謂之非耶敢因是而弔焉故為序

送嚴介序

景祐中建陽嚴君以經術有名客授于茲邑予時多故未始與游而見之者數矣一別不相聞今茲復來乃知其久於江淮間自楚徂宿所至為人師以親老故歸養焉善哉昔申生不行而死君子不以為孝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軻禮貌之必不得已以情恕可也嚴君在外二十餘年蓋亦不得已者矣舜號

泣于旻天負罪引慝見警賸警亦信順之唯聖人能
以至誠感動其親嚴君嚮時旣不能感動然而人情
老且病則憶念子孫雖有忿怒宜自消釋嚴君之歸
養此其時也若是則經術之名固不謬其為人師益
無愧矣至和元年秋八月丁未盱江李觀序

敘陳公燮字

陳公燮初字思道以避耆舊諱請改焉予命之曰中
道夫道者通也無不通也孰能通之中之謂也居東
馬則遠於西南焉則遠於北立乎中則四方均焉故
易曰黃中通理凡卦以得中為貴茲聖人之意也有
問身之安者必對以道養也有問食之美者必對以

牲牢也言不可不先其大者也病也坐於牀而不肯納
藥石曰人教我以道養矣可乎餓也踞於地而不肯受
糗糒曰人教我以牲牢矣可乎緩急之勢異也古之
言王道者是亦先其大者也後之執王道者是以輕
藥石賤糗糒病餓且不救者也王莽亦嘗井田矣房
瑄亦嘗車戰矣豈不取笑孔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而曰無道桓文之事者過也荀卿之非孟子畧
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太史公論儒者博而寡要勞而
無功亦有以也吾觀夫子之行如天焉其變化非凡
可測於鄉黨恂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對門陣以俎
豆至為司寇會夾谷時則不同也謂賜也億則屢中

由也不得其死至存父母之國則使子貢惡言不入於耳則取子路使二子生乎今之世則暴人也詐人也掌教化者將不齒焉則何高第之有哉夫子多能鄙事以博奕為賢乎已辭人之作或因於物或發乎情雖不有用幸愈乎博奕也而俗儒必非之五子之歌韻矣繫辭首章對矣使今世為之將以聲律坐矣禮有本末用有先後本末副焉固醇矣有其本以慢其末古人或不免焉畧其本而詳其末今人豈少哉雖然自治可也父兄之於子弟師之於徒亦可也欲以區區之有而齊天下之人汰哉見人一動作一笑語衣冠裳履之間則斷夫賢不肖張目大言以不恤

疆禦為烈此今人之敝也道之不行蓋儒者自取之秦燔書漢鈎黨使典章淪陷人士闐阯到今恨之豈唯在上者之過有由然也夫知道者無古無今無王無霸無治無亂惟用與不用耳公燮自閩來學志厲而材美庶乎其有成聞之後生多好學者或傳其文有可愛悅而未獲與之語因公燮請字而教焉且使之歸以告

敘張延之字

張君延之解官鉛山遇我于葛陂神清氣和其言語可聽雖一面知其非俗子以立字未善責于我我應之曰所謂延者於兒豈不欲延其年以及耄期邪於

家豈不欲延其寵祿世世無有窮邪如是無他力於仁而已矣孔子有仁壽積善餘慶之說夫仁天下之美道殺身尚為之矧夫嚮勸甚明歷觀前志多有效驗可不務哉故字之曰伯仁酒困不能執筆姑告其畧

敘陳司理字

豫章陳君名世南南方之卦離離者明也字之曰公明明之義廣矣其在天也為日為月為星為書為揚在水為止在火為燎在金為鑑其在人也為視為思為智為文為見善為知過為應變為待時事親明則孝事君明則忠治事明則姦無所容聽言明則讒

無所入臨財明則貧不失廉臨難明則死不失義凡天下之事未有不須明以濟者也然而聖人約之以道曰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貴乎明於內而晦於外也陳君公相子孫克守家法儒雅幹正父次無闕斯有得於明者矣故敘以告至和二年冬十二月戊子盱江李觀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表

謝授官表

臣觀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
官告一道伏蒙 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大學助教
者畎畝之中耕鑿殆忘於帝力蓬茨之下絲綸遽捧
於王言身未識於九重名已參於一命閨門交慶鄉
里知榮臣觀中謝伏念臣生長荒陬世家寒士徒際
恢儒之運謬懷榮古之心四十無聞早畏仲尼之戒
三千奏牘終慚曼倩之才嘗策足於上都願剖肝於
詔舉過蒙嘉惠首命試言繫遼豕之自矜柰齊芋之

有辨馮衍之孺人稚子皆笑歸田周顒之芟製荷衣
遂成習隱自茲潛伏何可覩覩豈期天幸之來偶被
藩臣之薦深虞累氣難用升聞快炙美芹敢望獻尊
之賞油雲霈雨俄瞻旱稿之苗雖釋褐之有光然事親
而甚便不離鄉井已脫民編斯蓋伏遇 尊號皇帝
陛下道貫幾深仁兼煦嫗時文再郁將令三代同風
多士已寧猶恐一夫不獲故茲狂簡亦預采收敢不
虔奉訓辭益敦學行庭闈是戀幸申為子之誠天馬
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啓

謝范資政啓

右觀昨奉制命授前件官草茅之愚久不謀於仕進
雨露之澤俄下及於賤微俯伏承命銘感在心竊念
觀門地孤寒智識遲鈍學問近三紀奔走徧四方昔
者充賦報聞而罷數年退居閉關却掃老母日見皓
首稚子未能應門苟非躬親難得衣食况思戴記啜
菽盡歡之訓且畏魯經遠遊有方之誠出疆載質自
知不諧脩身俟死亦何敢怨伏遇某官以同召左右
之賢當申甫蕃宣之任棄席疲馬不忘舊物管蒯顯
穎必欲兼用特形慰薦備問朝廷致此妄庸亦蒙齒
錄夫冗散一官品秩至下在他人視之則輕然衰族
得之已幸稍殊編戶便可安居敢不祗承惠貺益進

學藝大鈞播物非久具瞻蟠木為器更當有望仰企
牆仞下情無任感知荷恩激切之至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啓

右觀啓伏以王者之法人心有業梓匠輪輿則當通
功易事瘠聾跛躄亦以其器食之故終日無所用心
孔子以為誠鷄斯賊夫糧食楊雄之所惡觀也蚤以
薄祐不能及時二乏騏驎千里之力下無鉛刀一割
之效退藏山野日就衰老雖然用農夫之穀分工女
之帛既得以不死而無益於人平生技能唯在筆硯
矧可不勉竭其狂愚伏惟明公嘗以文知今也敢以
文請十數年來篋帙所存瑣瑣著述不復有獻謹錄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塵于卜風世之儒者以異於注
疏為學以奇其詞句為文而觀此書於注疏則不異
何足謂之學於詞句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
有心于天下國家者少傳左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
學也者筌蹄而已日月光明固不待燈燭之助至於
豐屋之下幽室之中臨照所不到處雖銖油寸蠟豈
無頃刻之助邪聖人在阼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
有補於萬一也臨啓慚惶何所逃責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書

上富舍人書

舍人執事士之不見禮於世久矣古之君子以天下
為務故思與天下之明共視與天下之聰共聽與天
下之智共謀孳孳焉唯恐失一士以病吾元元也如
是安得不急於見賢哉後之君子以一身為務故思
以一身之貴窮天下之爵以一身之富盡天下之祿
以一身之能擅天下之功名望望焉唯恐人之先已
也如是誰暇於求賢哉嗟乎天下至公也一身之私
也循公而滅私是五尺豎子咸知之也然而鮮能者

道不勝乎欲也。今天卜相下藝先民之所不齒者也。而所居之室重冠累蓋名卿大人引領而願見若饑之食焉。以其能言已之禍福故也。士之能言天下國家之禍福而未嘗有人欲見焉。門未入而闥人拒之者有矣。謁既上而辭以事者有矣。或貌若恭而情不在焉。或言雖交而意不通焉。遇之以常人問之以常事。一而而去有如道路吁可恠也。彼卜相之言禍福受之天而不可變者也。雖其知之無益於事亡之言禍福在乎人而足以有為者也。幸而聞之則禍可轉而為福。危可復安。亂可復治。茲有益之大也。貴無益而賤有益為一身而忘天下果其人之忠且賢邪。

志之士果宜瑣瑣於其間邪。觀遠方之人弛檐都下再期月矣。惟其山林之狀而魚鳥之心。懼取辱於形勢之塗。非舊相識曾未敢踵其門。將求夫有古君子之道者而為之依歸。尚未能也。今者友人董士廉自陳之。秦相遇於道。既稱執事之德。高出於世。且言誤聽嘗得區區之姓名。有與進之意。伏而思之以執事之負雄材。得美仕。是於其心靡有所不足矣。而以草茅之微。實在齒牙。豈非有古君子之道。以天下為務。而急於見賢者乎。觀雖非賢焉。敢自匿。故茲浣濯衣冠。請問左右。竊念觀資。朴不美其生。三十餘年所務唯學所好。唯經於當時之文。誠未有以過人者。至若

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達歷代之所不行者嘗用功焉其志將以昭聖人之法拯王道之綱製為圖書以備施用明王有作舉而措之四海之內庶乎斯民之復有知也不幸寒餓之鋒劫而去之有懷未果中夜長歎今茲箱篋草具畧有存者旅窮無資弗及繕錄執事若於暇日賜之從容當挈其一二陳諸座隅必有可觀者矣吁古之所謂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廬何水之廣而不可漁著書傳道求聞於後世不猶愈於碌碌食衆人之食乎不宣觀慚汗再拜

上劉舍人書

舍人執事伏以今之學有露其才業日干於兩制之門者誠以輕重斯文進口退多上遇其知則朽株為春華哂其意則夷路為太行故書不憚手之胝言不恤脣之腐拳拳俯伏于下風唯恐不得請也觀誠愚闇竊謂不然且吾君以兩制為賢使主天下之士士之得失天下之本繫焉得二士為天下利繫兩制之功失一士為天下害繫兩制之罪不得罪于君將得罪于民不見非于今將見非于後賢人君子有位有名其肯舍功而趨罪以自貶媿耻哉如是果才邪雖未嘗識面其必不棄矣果不才邪雖日拜乎前其必不取矣則有志之士何足屑屑於其門哉故自弛擔京

師于今累月足迹罕及名卿之堂者為是故也然今日所以請見於明公者蓋亦有說伏念觀生江南去明公之居不數百里自成童已知讀明公之文辭矣繼聞夬高第效美官立朝廷正色直言磊磊有烈士天之氣小人不佞抑好義者也聞古人之風恨不得見况今人之得見而可不請見乎怒如於心為日夕矣昨值明公衛命北方往來數月及節旄之至則抱病邸舍倦於趨走幸今有間輒塵點賓次生平所著貧無紙筆弗及自陳明公試引之座隅徐觀其用心可也伏慮左右不察以觀為趨利而來者敢奉書以為先不宣觀恐懼再拜

上吳舍人書

舍人執事觀家江南結髮學問讀古人之書竊慕其所為而不可得見將求今人之似古者而宗之蚤瞻莫望唯恐弗獲天聖中聞執事以進士舉為太常第一詞章卓異風動遠邇腐儒老生骨醉心死時則見執事之才其後數年天子脩先帝故事親策賢良而執事褒然為舉首推考經術以戴翼世務疑亡闕補言到聖處時則見執事之識居山冢冢去上國三千里望風長懷無路請謁有如衰根病芽棄置幽谷雖知有陽春之和皎日之光不得與尋常草木並受其賜歎然於中積有年矣今茲竊幸詔舉茂才州郡

不明以妄庸人充賦地擔以來搏聞高誼心馳門闕
若渴於飲故擇今日歷點賓次重念觀性質無似不
能與時世爭利捐造化之術而甘於寂寞之道行思
坐誦垂二十年其志幸一試用就尺寸之效以章其
身千載之後不與碌碌者同泯沒為凡鬼於地下聖
人當天俊又雲合有志如此豈敢自必執事當世儒
首言重著蔡可稱邪為天下禰之可進耶為天下進
之不敢求哀以犯公義所業策論五十首謹獻諸左
右潤色之暇稍賜觀覽十萬幸甚不宣觀再拜

上王內翰書

內翰學士明公觀江湖元人生得至愚之性天以六

經群言煨燼之餘以成其愚而不與白雲清泉衣食
之奉以養之家貧事親漁釣樵斧不足以具其旨竭
來人間學習世務續鳧之脛久而無成今茲聞國家
求賢良文學之士蒙不知今竊况於古謂版築飯牛
之微或不為時君所棄因出草廬從州郡之舉乞錢
為食陸走三千里西向轂下京塵冥冥勢利相軋既
貧且病財不能以備簡墨力不能以事趨走弊衣徒
行僮僕楚語誠難以候閭人之顏色以附名卿之煇
也非夫烈文夫抱義慷慨不好苛禮者安能為觀之
地哉伏惟明公盛德大名震耀四海仕者學者以為
依歸矧曩昔之幸嘗一拜於門下今日之來不敢伏

匿自絕高義輒請見於賓客之後明公亦留意乎所
業策論五十道始飾其業以籍手應用之文未免蕪
累觀其大畧可也生平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平
土書并圖三道皆繩先儒之誤以章聖人大法施諸
儒林粗可繕述舊本漫滅未敢自陳暇日一垂問焉
當指畫於座隅也質野之人言無遜避惟輕其罪而
已不宣觀再拜

與章秘校書

秘校章君足下昨暮枉駕告以東南行徒步不能送
別豈任依依觀初未相識每與立思語頗得足下之
為人及問歐陽校理益信之也日足下顧我於邸舍

氣和而言正其辨說駸駸到義理憤世疾惡有大文
夫之芒角此固不待觀文辭而後知其業也噫昔三
代之人自非大頑頓盡可以為君子何者仁義禮樂
之教浸淫於下自鄉祖國則皆有學師必賢友必善
所以養耳目鼻口百體之具莫非至正也足下生今
世教化風俗既無可道况在公相貴富之家非愚且
諛孰肯辱於門下是所與居者又可料矣而能自立
如此非天資超然異於眾人乎夫將有為之士常意
其類蓋類同則志合志合則力并力并則事可行功
可成禽邪人獵邪道或犄或角廢乎有備也觀不肖
承足下之風歡慰無極詩曰是燕是養必有豐年抑

強勉而已矣吳越美山水出雲壑真處而居之者飄飄若僊去然其人物愈衰少安定胡先生瑗往來於其地思古人而不得見姑從之游可也遠道慎飲食以適親意幸甚幸甚六月五日盱江李觀白

上江職方書

知郡職方執事觀伏以新進俗儒樂游貴富之門者莫不有求也或崇飾紙筆以希稱譽或邀結勢援以干薦舉或丐祿粟之餘以免困餓或借威柄之末以欺愚弱奴言婢笑情狀百出上之人以其求之私也作為關鍵唯恐拒之之弗絕耳其謂同難為有道義而來者亦多以是疑之疑之不釋則所以待之之禮與衆

無異故好古潔廉之士拂衣遠遁羞與薦紳相聞者可勝道哉觀小人世宅田野上天哀憐以古人之性授之讀書屬文務到聖處其言周公之作孔子之述蓋多得其根本漢以來諸儒曲見蕪說頗或擊去以此著書數萬言矣不幸少年繆計屢乞鄉舉求而不得祇自穢汙今茲行年三十餘固知非矣方將削迹塵路屏居林藪張皇本心洗滌外慮未明者明之未備者備之使三代之道珠連玉積盡在掌上所大願也若夫毀譽用舍計之已熟譽邪惟天下自譽之觀不求譽也用邪惟天下自用之觀不求用也懷姦擢利所弗忍聞頭斷臂裂直氣不死故常望空形勢之塗

而不欲一舉趾以趨進於其中誠恐以常人疑之以
常人待之則游河蹈海不足洒耻近者訪舊吳越仿
佯而歸竊承明公以儒學吏術作鎮于此因念今二
千石當古諸侯之位而覲幸得尺寸地在治下為居
人苟復耿介自異不能一至門左以謝仁政則失所
以事邦君之禮輒敢策羸馬襲弊衣以貽閭人羞伏
惟明公聽其言察其意知其非有求而來者則覲也
可無悔矣不宣覲再拜

上慎殿承書

知郡殿承執事覲伏以佩有青幘有形生善殺惡為
天之工斯士之甚通策無馬呼無僮衣麻食救于山

之中斯士之甚窮於戲以勢言之則弗類以道言之
則無間故吳公之治河南而西賈誼薦陳蕃之守豫章
而徐穉禮風流未遠學者稱之今茲請謁敢以藉口
竊念覲郡之衣冠家也數十年來祿粟中絕天恤私
門不惜中和一點氣造為叢爾之微躬生年未幾不
意他習惟文惟學如哺如乳媚于耳目貫于心曾蚤
夜專一其樂無筭勝冠以還蓋有成矣其或刮簡含
墨騁驚文死金無鑛堅玉無璞頑尋英取華所嚮皆
得至於仁義之淵禮樂之源顧嘗吞吐堯舜指厲商
周先代諸儒或有慚德雖州郡齟齬莫肯聞薦而縉
紳先生當名路者多賜賞激謂非凡人以此自信若

當大任且貧且賤不然不海上事老母旁無昆弟乞
錢為食來往江湖零丁孤苦積有年矣今者竊奮明
公以賢人之業仕 聖王之時激昂朝著指取郡寄
惟茲桑梓輒枉旌旆雖壺漿之迎曾未至止而愛民
之譽樂善之稱隨風北來襲滿人耳此誠有志之士
剖堙鬱祈願遇之秋林澤雖廣豈敢伏竄謹與諸生
犇問羈勒前之所陳固失謙讓但以渦沈俗間幸遇
明哲不能自言誰為言者郊次煩猥非敢願見視事
之後惟賜接納乃問乃聽驗其所有苟復碌碌與常
儒同則面欺之罪委于吏議可也不宣觀再拜

上楊屯田書

知郡屯田執事竊以唐有天下垂二十世明皇文治
之盛也而燕公佐之 宋有天下今數十年 真宗
文治之盛也而文公佐之二公之才相似其遇時得
君樹功立業亦復不異然燕公既沒而均均從偽隕
其家世文公既沒而執事之名籍甚當代其故何哉
愚以為至忠大節抑姦與正王家所賴天鬼所信惟
文公有焉傳曰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
孫惡惡止其身以文公之賢其後世固當得志矣况
執事聰明多識剛中能斷為儒有學術歷官有政績
蓋如孔子之後而生及文中之後而生勃宜夫立大
夫服膺之弗暇也觀草野之人未得仕進頃因薄遊

每聽高義前年文龍圖高平公在會稽嘗以尺書來
召且言執事益郡留意諸學侯今身之屬以窮愁多
故辦裝不早及真至被則執事西行且數日矣高平
公一見深以小人不得侍坐於長者為歎羈旅之心
悔恨多矣昨者還鄉竊聞車騎布惠玆土且以水陸
之遠才數百里敢求寧居以拂所願謹正衣纓來伏
賓位恭惟執事之明必有所以待之之道矣生平志
業未敢自陳苟賜從容當稍布于左右輕犯明哲伏
深媿畏不宣觀再拜

上聶學士書

省判記注學士執事伏以抗足既沒禮樂失其師而

奇衰戰之雅正大清道首舊器殘破畧盡典經所志
什不存一儒其服者莫肯暫寄自於其間將何以格
天神召和氣陰陽之正行風俗之不脩職此故也吾
王以一統之大再造西王法與民惟新爰慕儒林俾言
大樂詔下之日有識對心林然古道廢又能者誰何執
事才兼萬人心照億載聲音之道蚤所詳明因與一
二君子專制其事歷時未幾改作大備諒已韻莖英
之啞起韶夏之儂后夔足蹈於幽墟師曠耳傾於鬼
部朝之鴻碩疇敢措辭賦江南幾夫行年二十八矣
唯學古慕事其志淡然空齋聞朝家興復治世之作第
恨其身不獲齒廷臣之末得以升太廟侍圓立聽八

音之發不徒破運籌洗邪辟抑以觀先聖王所以應
天感人其法度何如也所懷未果嗟憤何極雖然姑
願一拜先生之容側聆至言以辨大方因以下已道
之臧否幸亦多矣昨始至都下蓋善候問僕人然卒
未克吐其區區今茲是用有言於左右執事其亦少
留意乎觀嘗以明堂者古帝王之大事也而去聖久
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禮記月令
室个之說參差不齊繇漢迄唐老師大儒各執一經
相為矛盾有國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宮缺
而不立雖有作者皆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象
觀謂周禮大戴禮禮記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

輒有乖異反復思念則三家所指制度果同但立言
質畧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
挾而正之決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
之說坦然大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見成
王周公享帝視朝朝諸侯於其上因作明堂定制圖
一道并序約五千言非執事博古知變不牽於世俗
之論則不能以別此書然恐計府少暇重以煩暑示
速熟觀之謹先以所著潛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
七篇塵穢几上試加一覽可粗見其存心苟不以菲
薄而棄之時因休沐曲賜覽問則當奉法宮之議鋪
陳於席次然後足以盡其才謂其善則為之可也譽

之可也其未至者則教而成之固儒師之職王霸旅
貧困無紙墨傭寫之資止於具草本而已伏惟仁賢
畧其常禮而鑑其苦心幸甚幸甚不宣觀恐懼再拜

上葉學士書

省判學士執事觀生江楚明始數歲竊習其家音見
晁董公孫之對問決科皆所以發天人之秘而彌縫
國家之務漢往而唐繼幾百祀雖治亂相變而異人
時有其稱得士之盛者率由是道及稍長鄉先生教
以速化之術則謂當今取人一出於辭賦曰策若論
姑以備數因歷觀場屋得雋者誠皆聲病靡靡之文
而已借有材之高識之通以祿仕故不較放其絕足

越邪徑而趨大道腐儒慙筆喜幸多矣私心憤疾往
徃竊垂義士之涕將恐古道萎絕不能復萌芽至年
十六時聞禮部奏貢士之可者賜第於殿廷所得多
當世豪俊而執事之五策實流行於天下慕其本而
觀之則審刑政之會達權利之變將以富國使人而
納之於禮義良今日之急務而衆賢之所未知者也
其辭典而贍其意正而通洋洋乎古人之風復歸於
筆下觀雖不肖用是感激竊喜竊說流宕中亦有賢
士大夫毅然執戈制淫辭而遵理道者重遇 主上
之明有司之公擢致高等足以風四表而移士心矣
目時而後積十餘年游日於書肆則孰執事之文采

侍坐於先進則飽執事之治聲窈然如望梧桐之宮
聽鳳凰之鳴徒知其諧和中律嘒嘒盈耳而雲霧隔
之終不克一見其容狀不意今茲旅食都下而執事
方在省局門牆伊邇有請見之路是用上問輿居以
獨所願昔人有言曰唯賢知賢小人不取自稱道顧
可以當執事之知乎伏念觀草茅匹夫受性不甚魯
唯其心志耿耿不忍自溺於流俗為學必欲見根本
為文必欲先義理晨夜探劄力盡弗已而州郡不肯
薦鄉黨不見稱年近三十隕穫日甚昨者因謂京師
忠賢所萃策試亡私奔走西嚮將覬覦其萬一未及
弛擔而貢舉已罷矣羈縻輦轂兩經晦朔親老食盡
又當歸寧踽踽而來恹恹而返士林不鑑其道有位
不知其名背仕進之門而復入於寒餓之水火此亦
烈夫好義所宜惜之也生平為文謹擇其二十四篇
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
塵諸左右莅事之暇時賜觀覽足知觀心之所存焉
冒蹟威重伏增慙怖不宣觀再拜

上李舍人書

脩撰舍人執事洪惟天之清地之淳商雲膏露所稟
無幾其泉紫芝僅承其餘是故其正氣也升之則為
神降之則為賢神所以造萬物賢所以治萬物其致
一也賢人之業莫先乎文文者豈徒筆札章句而已

誠治物之器焉其大則核禮之序宣樂之和繕政典飾刑書上之為史則怙亂者懼下之為詩則失德者戒發而為詔誥則國體明而官守備列而為奏議則闕政修而民隱露周還委曲非文曷濟禹益稷皋陶之謨虺之誥尹之訓周公之制作咸曰興國家靖生民矣自周道消孔子無位而死而秦蠹以烈火劫之漢由武定晚知儒術至今越千載其間文教一盛一衰大抵天下治則文教盛而賢人達天下亂則文教衰而賢人窮欲觀國者觀文而可矣吾君接三后之遺烈對皇天之駿命身居九清橫致四海曠俗庭而兵革偃年穀豐而禮讓作太平盛事漸而無類絲

是下明詔戒文弊抑末世之流宕復先王之炳射內豪傑翕然承風援毫者悉本三代游談者羞聞五霸始自薦紳逮于常布盡雍雍如也雖然羽者必有鳳毛者必有麟文章之囿則宗主存焉伏惟執事以大臣子知聖人道策名天階從事冊府竒辭高識日新又新潤色之任拾取如芥誠將輔君政而主師教四三皇而七六經固蒸人之宗主而學者之指南也竊念觀家於江表生而嗜學誦古書為古文不敢稍逗撓行年二十八未獲薦用于時謗讟益多窮困益甚况然自疑其業之非是輒敢決正于左右未知著蔡之仁肯錫之一言哉謂之是則區區姓名當由

此而顯謂之非則齒少氣盛猶足以改習然則講執
事為文章宗主而指南於學者良不虛矣生平為文
謹來其二十四篇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
道并序草具其副辱諸侍者演暢多暇一賜觀覽千
萬幸甚千萬幸甚數澤庸微干犯崇貴肩任畏罪不
宣觀再拜

大司馬上宋舍人書

脩撰舍人執事觀不肖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
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入心竅不是過
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頽然而
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

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熹苛刻而瀆
廉隅誦隱遁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辭則
志不出於閤匣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變而百從之
矣諒非淳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為其所敗壞如覆手
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
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有周而上
去古未遠而濬哲時起以綱領之彬彬之盛如天地
日月不可復譽其大而褒其明也至于漢初老師大
儒未盡凋落嗣而興者皆知稱先聖本仁義數百年
中其秉筆者多有可采魏晉之後涉于南北斯道積
羸日劇一日高冠立朝不恤治具而相高老佛無用

之談世主儲王而爭誇姦聲亂色以為才思虛荒巧
偽滅去義理俾元元之民雖有耳目弗能復視聽矣
賴天相唐室生大賢以維持之李杜稱兵於前韓柳
主盟於後誅邪賞正方內嚮服堯舜之道晦而復明
周孔之教枯而復榮逮于朝家文章之懿高視前古
者階於此也不意天宇之廣頽風未絕近年以來新
進之士重為其所扇動不求經術而據小說以為新
不思理道而專雕鏤以為麗句千言萬莫辨首尾覽
之若游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籍籍不
知其何氏也遠近傳習四方一體有司以備官之故
姑用汎取瓊辭謬舉無如之何聖人之門將復榛蕪

矣所幸 明后在阼賢臣在位慨然興念思遏其波
凡曰有識熟不并慰然詢於輿人則僉謂執事與禁
被數公謀救斯弊用心最切至觀僻遠之民也獲聞
是語信之不疑誠以執事負大才業角馳英俊之場
疊為天下第一遭時結主坐致嚴近苟協容同僚翊
起正道鑿吾人之習而歸以中和之氣固其職矣雖
然世俗之仕難以道諭易以名誘誘之之術不在辭
實胡不於廣衆之中擇其好古知道有出於人者浴
其塵垢被以羽翼使奮飛於天衢庶夫聞見之者知
所勸勉乎記曰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
者可知矣若必求德行如顏回文學如游夏者而後

取之則是待飛兔腰囊而乘車也伏惟稍思其論而
聽小人之請觀家於南楚生二十有八年矣自總髮
讀書羞以耿耿之心為流俗所昏醉開卷執筆輒欲
闕見古作者之狀貌為之浸久非敢自謂有所得然
其用意不為不專矣家貧親老弗獲祿仕或怒其介
或笑其迂左排右擠滿壑是虞今茲旅食上國日聞
高義不慙賤陋奉累閭守必欲招延雋傑激勸頑鄙
顧可以隗為始乎昔牛奇章見稱於韓吏部而名遂
籍甚退之非僧孺所可及也然而所以稱之者急
於教道欲其行之者多庸效獎勵而已耳今觀雖不
才抑猶未肯與僧孺等列執事不為退之之事則已

若其為之幸少留意焉以昔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
序其意在贊明經義以理益一王之盛禮天門秘笈
未敢通獻謹繕其副陳諸座隅并以雜文二十四篇
錄為一冊繼用塵瀆潤色之及暇時賜財擇是所願也
志切言直有犯威尊俯伏待罪不宣觀再拜

上范待制書

知府待制執事觀嘗聞之騶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始猶未信今乃知之嗟乎古之
為士者何其顯榮哉身弊緼而寵踰華衮腹藜糗而
富埒千乘故有以南面之王而擁篲於匹夫公子國
相而執轡於羸老效戰國之事尚未足法漢有天命

四履之遠花戎為華而猶示賢如不及州郡察焉四
府辟焉一介之善無敢漏畧縣鄉小吏名汙賤者也
冀之而仕角之而朝者往往有焉此無他蓋有國者
慮下情之壅遏得人以快耳目當塗者畏曠官之罪
以舉賢為稱職習俗相尚氣焰薰灼而然也故于時
能言以上多自琢飾閨門為仕進之階鄉黨乃榮名
之路獎助風教夫豈小歟厥後古道不逞辭科浸長
不由經濟一出聲病源而海之以至今日矧惟真
帝在上皇天乃睽太平之根樞貫坤厚四鄙酣寢無
雞鳴犬吠之警法令流暢罔或抵牾役夫賤類馳一
乘之傳則足以呼舞諸侯矣三尺童子據案弄筆則

足以漸決強梗矣不待偉人深智而職事已治故雖
浮華淺陋之輩率為可用擊律取士孰不曰宜學小
則易工利近則可欲員位有數而求之者多國朝慮
其或私謁也於是糊其名易其書泯致於考官之手
固不知其立身之行幹蠱之才雖有仁如伯夷孝如
曾參直如史魚廉如於陵一語不中則生平委地况
執其柄者時或非人聲律之中又有遺焉薦於鄉秦
於禮部第於殿庭偶失偶得如奕棊耳名卿大臣以
其無舉知之責也閉其口不復言天下士僥視同術
競若秦越養威重崇愛惡管庫之隸洒掃之僕皆得
以保任而惜一言以舉遺逸雖然好古察廉之士寧

愚癡而死耳安能仰面以希其咳唾於戲學道之無益也如此夫宜其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詔其子曰何必讀書姑誦賦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試而已矣故有縑緗凝塵不記篇目而致甲科帷薄汗辱市井不齒而諧美仕勸善懲惡將安在邪萬一史臣示書法於後世則赤墀之下當有任其責者矣噫非大賢君子其曷能矯之觀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有九年矣齟齬憲事以進士自業摘花蕊寫雲煙為世俗辭語頗甚可取愚學淮道之隆替時之向背輒游心於聖人之蘊志將以堯吾君義吾民晨夜精思頗為有得視闕政如己之疾視惡吏如己之讐

恨無斗水以洗濯瑕穢四顧悲歌時或涕洟然而命薄計拙動成顛仆鄉書之不錄况爵命乎孤貧無依載其空文走南北楫焉而川竭蹄焉而路窮嘗遊京邑凡時之所謂文宗儒師者多請謁焉但伏執事之名時最久矣謀之於儒林則又謂執事表知樂之士有自褐衣而得召者如觀等輩庶可依歸不幸未及弛擔而執事以言左遷時異事變卒無所遇彷徨而歸又黜鄉舉身病矣力窮矣仰喜朝車適留茲土故不遠五百里犯風雨寒苦來拜於廡下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不犯人之不巳知今觀也踽踽而來若行賈之為者其故何哉伏念家世貧乏幼孤無兄弟老

母年近六十饑焉而無田寒焉而無桑嗚嗚科舉求
不可望之祿以為養抑疏闊矣每朝夕進側則見髮
斑體羸而食淡衣粗烏鳥之情痛勞骨髓王城百舍
天門九關銖錙不畜何路自達遐方小郡知已斷絕
姦邪所怒哆冶所笑身無油脂日就乾腊往時多事
勤苦成疾今茲憂愁益復發作長恐醫餌不繼忽沉
溝壑內孤慈母上負明時所懷不伸抱恨泉壤以此
計校不宜默默是以來也伏惟執事以文學名家以
公忠許國封書言事及於母子夫婦間無所隱諱庭
辯宰相而辭不可屈此其心將大有為者也不日祇
奉明詔歸于帝右持衡制事當不因循然則仕籍

未甚清俗化未甚修賦役未甚等兵守未甚完異方
之法亂中國夷狄之君抗天子長驅大割用工非一
肘腋諮議豈宜少入漸而收之蓋自今日觀雖不才
以備一人之數顧不可乎苟取其窮而通之取其賤
而貴之補罅續斷粗當益國不徒矯世俗騰舉士之
名而已此在高明孰慮之也恭復云云嘗所著明堂
定制圖一道并序前日度支魏公以列于座隅茲不
再獻潛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七篇共一冊謹用
塵瀆常行所業五卷亦以資閱暇一笑皆舊寫不精
致怒而憐之可也不宣觀再拜

上孫寺丞書

寺丞執事當今天下職官執事重哉去於民不遠事
之一介必折諸其庭莫如縣大夫者吾邑之在江表
亦繁鉅矣戶口擬比賦米之以斛入者歲且數萬自
政不得入二三年來尤為昏亂公庭攘攘塞耳不聞
怨聲民錢獄理交手為市刺史弗之恤廉使弗之問
裹糧北走路宿一月然後至京師天門沈沈虎士交
戟朝無親黨袖無金貝有能自達其寃者乎是以窮
夫細人拷棒且死禁不得言唯仰首拜天以願靈活
嗟夫 聖人在上此何罪也不意復有執事取而正
之民之瘡痍洗刷鍼療吏之宿賊奪諸其懷書牒訟
爭者不持尺布斗粟言捷而返里胥大徭隨候衙喝

無主工木材之青綠弊布衣食菜飲水農而出者不
敢休勉勉哀矜與赤子為父母貪人侈婦之所竊笑
守道君子嗟嘆之不暇嗚呼仕今之世處今之俗其
心皎皎追古人為徒伏惟執事之事業其小大何如
也但恐聽詳則事滯愛極則姦生高明多見當自知
矣小人無位請贊言之抑奉書移畝稅者立判時遣
無淹又以匱其力則農不傷鼠竊拘偷得情則已無
姑息以枝其辭則捕逐之吏敢表其職村氓僻陋遠
者二百里負米為食十捐六七以足薪薪房賃之費
旦入郭門夜馳而出往返猶且數日若必求其根待
其蔓或旬或月然後罷歸則將顛躓乞假之無地未

邦不得深其田斧斤不得采其山矣賊徒狡僮心豈
廉耻昨鞭今殺猶或不悛若必撫而哀之則將訟上
官之語以誣捕已者如此則雖白晝解人之衣負者
掩目而過矣仰惟執事以明易慎以義奉仁情見則
勿疑罪當則勿恤乃古君子佩弦之流也玉光無瑕
網目無漏完粹精密可勝道哉觀之似並來之民也
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寵家不藏擔
石之穀雞鳴而起誦孔子孟軻群聖人之言纂成文
章以康國濟民為意餘力讀孫吳書學耕戰法以備
朝廷犬馬驅指膚寒熱腹饑渴顛倒而不變非獨人
之云云坐而自歎且自笑者也今者進不敢祈統

尺書之薦退不敢受里閭終齒之囑以希幸於左右
觴酒鬱炙非所懷也唯其公論末策思得自陳以增
盛德之分寸故為之一來執事以為何哉不宣觀再
拜

上余監丞書

監丞執事觀南城小草民也竊聞執事以文辭判是
非取先夫下豪俊馬首南嚮尹茲大邑區名之下不
獲愛坐卧越四百里奔走來覲言所著文家貧弗及
更寫謹獻舊策一策凡九十五首約萬餘言以請命
階闥伏念觀十歲知聲律十二近文章思慮猖狂耳
目病困者既十年矣而公不棄於州郡私不信於閭

里梯天莫見 明主窮海未遇知已朝談仁義暮黑
計策云云雖多徒取笑惟老母坐堂親愛盈屋禾稻
不供升斗之食桑麻不足一帶之衣塵埃四走乞丐
無地此亦立節丈夫所宜歎惜者也今執事識量足
以鑒感否位望足以為升黜亦奚吝開卷一覽思其
所以哉夫驅馬而賣之者為市人所貴賤未足以為
駑良遇伯樂而弗一顧則雖日馳千里皆驢材也伏
惟少留念焉他日執事得位將相洗濯四表瑣瑣之
力一獻門下以託名於本傳之末顧不羨哉古之相
遇者或以一言之善或目擊而道存意氣所合唇齒
後也不復浮辭唯增媿畏而已不宣題再拜

上蘇祠部書

通判祠部執事觀每習觀書傳見古人有先後相因
貴賤相取刷浴塵穢挈而致之功名之境者未嘗不
廢書太息已或泣下何者茲道寂寥為日遠矣士之
褐衣革帶顛倒風塵時無不扼肘歎望曰我無知已
一旦成大聲享大任則復因循自守鮮能知人蓋處
賤而求人知也則利在乎已既貴而知人也則利歸
於人為已而不為人是以然也繇此達者自達窮者
自窮上下背馳不翅胡越見天球河圖委在溝瀆不
肯一濡足振起之而安行自若者皆是也欲望張皇
古道登勸十類使碌碌者聞風而勇善不亦難哉是

皆假道義以自進其身身既進則忘之矣真有道者
果不如是伏惟執事以佐王之才應期而出第進士
為能官中賢良受清秩治道二十五策靈臺風飛震
伏天下非真有道者安能卓犖如此是則夷高前無
為後進開路誠有望於執事也觀臨城賤民自以家
世儒業生長好學由六七歲時調聲韻習字書勉勉
不忘逮于今茲年二十七矣其間染來薰香所台時
律外尤存心於古學沉酣鼓舞其志不甚渺然然而
進不得州郡舉退不得鄉曲譽饑寒病率日就顛仆
抱其空文四顧而無所之今者竊嚮執事風采不辭
道路暑濕之勤夙夜奔走求通於門下以執事

其亦為之動心哉觀平生所著力弱皆殫不能盡
今所摯者舊文五卷蓋備舉子常禮禮論七篇諸書
十五篇別寫為淨本一冊政治餘問首乞觀覽其餘
篋帙細碎苟蒙顧取續當具其稿以獻雖然猶未足
以盡觀所懷也觀往者每見邦國政教有玷缺不完
者下民疾患有酸楚未復者據其條目雜然甚多因
欲作狂天策五卷既成其五篇矣自以意切言直懼
為世俗所忿誚執筆瞻顧逡撓而止又以明堂者古
先帝王之大事而去聖久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
記大戴禮盛德篇呂氏春秋十二記室个之說參差
不齊竊漢迄唐老師大儒各執一經相為矛盾有國

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官缺而不立雖有作
者皆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象觀謂周禮大戴
禮呂氏春秋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宜輒有乖異
反復究省則制度果同但立言質畧意義不顯鄭康
成蔡伯皆輩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扶而正之決
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之說坦然大
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見成王周公享帝
視朔朝諸侯於其上因欲作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
遇病中廢未克成之復謂易者三聖之所以教人因
時動靜而終之以德義五經特是為深矣古今解者
唯王輔嗣允然亦未免缺誤元此經變動

常學者不能知所準的觀常撮其爻卦各有部分以
辨輔嗣之失因欲作易論十篇然非汰思慮旬日間
不可以措筆是三書者他日即成就跪致於几席之
側則夏時坤乾未必不為仲尼所取也今之欲者聊
可味其一鱗耳仰惟執事思古人相因相取之道而
念其所以來之意羽凡骨為飛仙起涸魚為雲龍藥
石哺乳使其銜恩則他日執事入坐廟堂出擁旄鉞
遂大勲於時觀雖不才東西指顧必有可用今也不
敢豫自道幸執事裁之不宜觀恐懼再拜

寄上范參政書

應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觀謹西望再

拜奉書參政諫議明公閣下觀一二年來竄跡山谷
竊聞明公歸自塞垣參預朝政無似之人辱知最厚
延頸下風憂喜交戰喜者何謂冀明公立天下之功
憂者何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夫以明哲之性樹剛
中之德裁量古今懲測衰敝昔者言之而不得行之
誠無可奈何今在行之之位矣蓋當築邦家之基天
不足為高地不足為牢此所謂冀明公立天下之功
也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肓者非苦口不宜
遺闕之原豈是眇小若曰患更張之難以凶循為便
揚湯止沸日甚一日則士林稱頌不復得如司諫特
制時矣此所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

不可試言之歟儒生之論但恨不及之道耳而不知
也強國也豈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齊桓公是弱也
外攘戎狄內尊京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
公是強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強較之於
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管而天下無強國之資為
忠為賢可不深計洪範八政首以食貨天下之事未
有若斯之急者也既至窮空豈無憂患而不聞節用
以取足但見廣求以供用夫財物不自天降亦非神
化雖太公復出於齊桑羊更生於漢不損於下而能
益上者未之信也况今言利之臣乎農不添田蠶不
加桑而聚斂之數歲月增倍輟衣止食十室九空本

之既苦則去而逐末矣又從而寵其末不為盜賊將
何適也况旱災荐至衆心悲愁亂患之來不可不戒
明公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國奢示儉抑有前聞動人
以行不煩虛語必也省宮室之繕完徹服玩之淫靡
放宮女以從伉儷罷樂人以歸農業後庭愛幸使衣
無曳地群下賜予使賞必當賢戒逸樂之蕩心慕淳
樸之為德不唯惜費亦足移風至於昭事神祇享奉
釋老務從中道無徇末流郊祀天地禮之大者先工
立法實有明文謂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故牲用
麋栗器尚陶匏大路越席以昭其儉愚以為在野不覩
大祀聞之道路有異於斯實鉅禮煩瑣留意也寺

所須未嘗盡見唯前年在京值修開百寺耳觀其
用誠難定數然以意論之害亦大矣且時費官雖大
理評事無慮一萬緡耳假如此寺祇費十兩緡亦當
十員京官矣彼十員京官以常例任使數年之後便
當臨民以為萬戶縣尹則十萬家之禍又以為十萬
戶郡守則百萬家之禍矣若輟一寺之費而不費十
員京官是免百萬家之禍佛如有靈豈不歡喜一寺
尚爾其他可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矯枉過正
此其時也設謂復于質畧虧損國容無以觀示于下
則未知瑤臺瓊室孰若茅茨土階之榮也若以遠古
之道難為比擬則近世豈無其事哉隋之文皇既可

為吾君法矣唐之楊綰亦足作吾相師也此事尤
淺近蓋在明公術內久矣然恐富貴娛樂有以移人
故敢告于左右嗟乎人壽幾何時不可失無嗜眼前
之爵祿而忘身後之刺譏也觀才不適時體復多病
非有望于仕進者也所願草茅之下復見太平膜目
黃泉茂遺恨矣所著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錄上獻伏
惟稍賜觀覽干犯鈞台寔增慙汗不宣觀再拜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國朝

